



柯汀遺稿
二

議啓疏

共五

~16
2352
2



和
2852
卷5-2

柯汀遺稿卷之三目錄

疏

辭免漢城右尹疏

辭免備局堂上疏

辭免右尹兼陳都下糴政疏

辭免開城留守疏

辭免全羅監司疏

再疏

辭免大司成疏

臺疏後辭免大司成疏



辭免大司成疏

辭免工曹判書疏

辭免戶曹判書疏

辭免戶曹判書疏

辭免兵曹判書疏

崔東岳事問備後辭疏

辭免兵曹判書仍請歸養疏

辭免吏曹判書疏

再疏

辭免兵曹判書疏

辭免兵曹判書疏

辭免崇政加階戶曹判書疏

再疏

辭免判義禁疏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柯汀遺稿卷之三

疏

辭免漢城右尹疏 癸丑

伏以臣糞穢滓累之賤耳宜死不死得有今日夢耶
真耶如癡如狂感涕成血臣聞古之人獄中上書有
自訟其冤者死罪如臣所陳者非訟冤卽頌恩也其
事則非爲已卽爲父也况臣旣屢叨寵命與身纏徽
墨差有間焉而猶且抱書彷徨不敢自達則其情切
悲不啻如梁獄之一孤囚其爲自阻於仁天之下者
罪孰甚焉茲敢冒鈇鉞之誅願畢一言而死惟 聖



明哀而察之臣不孝無狀命途險釁生未能贖臣父之罪死且無以報泉下而猶復存視息自同平人佻佻蠢蠢曾不若木石之無知則特聖世之一罪人也八刑之首自知其莫追而乃蒙我 殿下洪恩大德極天徹地先後十八年間生死肉骨之澤洋溢於幽明者凡幾遭矣嗚呼始臣父罪陷罔測自謫就逮身嬰金木隔死如紙而半夜恩命忽自九霄善地薄竄賜以餘年特放之典及於收骨蕩滌之渥浹於淺土脩夜戴盆太陽偏照荒原葬藁華銜復光此豈臣父子生死所敢一毫望到者哉仰惟 聖德罔極泰山

滄海已不足喻其崇深而慈覆之天以時運行向年恩綍昭如日星其於當銓見誑之實洞釋無餘暴衷素於形影之表判義理於氷炭之間此實先臣再生之日也冥冥之中若聞感泣之聲而顧臣賤喘寄在穹壤母子相挈當作何心至若前後恩命屢及臣身如臣累釁誠無足仰辱存錄况可備數於 先朝之簪履乎此特我 聖上既暴先臣之心推而及於其孤耳臣雖頑如豚魚寧不知感有除輒肅亦云駢顏只爲臣兩世三生報恩無地千載一日叩謝有路首稽而進手攢而退夫豈敢以官職資級言哉嗚呼臣

亡父立朝垂三十年本末長短天鑑所燭而惟其一
念向上信心做去持論而不撓權勢莅事則不恤怨
謗平生自期豈忍爲辜恩犯科之歸而事乃大謬自
抵重究不有我 聖上至仁至明之德洞照而矜察
則房門之誅劓焉所逃哉嗚呼西事一欵臣父至死
以罪爲恩常誦酌處德音中其心可見四字以謂抱
茲瞑目豈復有餘憾而抑臣尤有所隱痛者蓋此罪
名初不至於此極祇緣臣昔年哀籲急於暴情獨於
此看作第二件事辭未能別白事未及條列竟使自
明之言反爲難洗之案破腦刳心安所及哉無告無

訴吞聲飲泣惟於白日之朝東向而祝明月之下仰
天而號者已閱十數星霜耳向年蹕前哀訴罪合鈇
鑕乃反蒙回啓之命辭旨懇惻藹然若春噓而雨潤
闔門恂恂庶幾九原可起而有司靳奏便作私室之
一故紙臣雖號泣於街路世豈有悲之者哉在昔宋
叅政龔茂良遇劾貶死朱子哀其子而卞其冤曰近
聞 聖上特還其職秩向使真如言者之所謂則豈
復有是哉臣每讀斯文未嘗不廢書流涕自悲其不
及龔氏之兒無以見憐於仁人君子而我 聖上之
前後垂憐出於宋宗萬萬則世雖無朱子而兼乎君

師卽惟我 殿下臣不號呼於 殿下更將祈訴於
何人臣卽欲瀝血復陳而顧此事簿書煩瑣義分猥
越除非囚服之就供有不敢以章奏冒陳臣情到此
生不如死噫壺殮小惠也其子效死蛇雀微物也有
恩必酬臣雖至劣尙具人形一腔素蓄豈下於拏戈
之子而忽焉返顧汗淚交迸昊天覆焉而舉顏無所
后土載之而厝身何處其不可自齒於平民也決矣
今若徒恃寵靈渾忘罪累晏然仍冒於卿月之班則
便一遺親之物也顧安所藉手而事君亦將何面見
亡父於地下乎心之所不忍卽身之所不敢出也茲

敢冒死哀號於天地父母之前仰惟造化生成曲遂
萬物如臣情理庶蒙矜憐伏乞 聖明特命遞臣職
名仍令刊去朝籍勿復疏舉兼治臣瀆撓之罪以肅
法紀則臣謹當生依邱墓永祝洪恩死從泉臺誓圖
冥報伏地涕泣不知所裁

辭免備局堂上疏

甲寅

伏以天休滋至 玉候遄復祇謁 廟宮宸慕克伸
臣民慶祝曷有其極仍伏念臣之受恩千古一人耳
自先臣遭罹以來蒙被我 殿下罔極之德與天同
大凡所以昭雪而薰沐之前後非一臣每奉恩言不

帝若寒谷之遇春風顛根枯莖固已欣欣向榮矣至於六月十六日處分卽先臣再生之日也臣孤露不死得有是日母子家人發蒙覩天如夢如癡且驚且喜幽明之際如聞歎息穹壤之間只有涕淚而已嗚呼政注一着是先臣難暴之情而天日在上徹底昭晰者已有年所則彼關西一事特影子耳然而繭絲乃其自效也怨則積焉脂膏卽其所處也誣則厚焉卒之金穀之案齊于北斗噫蔣堂之失人心治太嚴也臨安官錢七十萬非理之罔也而世無程叔子之卞明又孰肯爲吉陽訟冤乎臣之抱茲至痛十九年

矣間嘗血書籲天 聖批惻怛而特以事會之遷拖伸暴無期幸際我邦家千一之慶辰孝理所及特垂提飭先之以繡覈申之以籌議於是乎恩綍屢百言昭如日星條條區別字字洞卞不惟明其誣從以暴其心從古人臣之伸誣何限而未有如臣父之所被者臣雖萬萬糜粉其何以少答天地之恩哉抑臣有隱痛於中者臣於先臣任事之日狗馬之齒已長而內不能贊其政外不能弭其謗竟使臣父飲恨而臣則視息地上爲子不孝乃至於此顧安所藉手事君而自蒙湔滌以後未踰三朔而亞尹禁堂除誥聯翩

臣惶隕感激五情恟怛急於叩謝一未敢辭巽昔人所謂不如是則不足以仰承德意政爲臣設也重入脩門間躡文陛以半生屏伏之蹤復瞻尺五之天超坑坎而登雲霄未足喻其榮也雖卽日退死亦尙何憾忽於千不近萬不當之地又有此籌司新命嗚呼此何舉也臣於太室陪行之所吏報踵至臣三問然後知其傳之非妄四體震掉莫知其所以及奉聖教下者至舉先臣未卒之志臣伏讀未半聲淚俱發誠以先臣受知於殿下如此之深丹書纔洗袞褒遽加不以臣不肖而俾繩其武嗚呼臣之有今日

卽先臣之遭逢也先臣之志事亦是臣今日之心也然而先臣歷試外內踐履固多臣則無是也自來迂疎處窮愈甚猝使之與聞廟謨得不駭四方之聽哉嗚呼先臣之報國一念生死向前以臣不肖雖無能爲役而苟效涓埃湯火如飴豈敢自沮以負先臣之心哉然於榮途一步惴惴恐有若蹈虎尾而涉春冰况臣老母積憂所熏餘悸成疾日夕教臣者恩造之前戀慕之義也恩造以後滿盈之戒也自聞此報一則感涕一則憂懼若置臣於百尺竿上寢食不寧臣將何以慰解之乎賓對有命天牌繼臨自顧其身

非臣所有去就辭受固宜一聽於天而抑臣竊有請焉詩不云乎顛之倒之趨走之謂也退不作人成就之謂也 殿下欲使臣趨走之乎抑欲成就之乎濟濟清朝去一拙澀之物豈不有關於朱子所謂風俗之盛衰者乎伏乞 聖明哀之察之籌堂恩差亟命反汗見帶諸任並許鑄改仍令選部勿復檢舉俾臣得以退守先臣之松楸歌詠聖世之棫樸不勝萬幸

辭免右尹兼陳都下糴政疏

因遞本職未果上

伏以 聖德懋永命之本 宸孝膺景福之基大東今歲六慶咸湊此實邦家千一之運而况當是月恭

惟我 慈宮至德誕受純嘏周甲晬辰瞻言孔邇我殿下極千乘之致養喜尺衣之陪歡稱觴呼嵩禮簡儀備豈惟彰撝謙之徽音實由 殿下積善導化之所孚感詩頌燕喜本之宜邦禮稱達孝推之養民我殿下有之矣於乎盛哉此際臣於考史歸路伏奉亞尹移除之命仍伏聞朝家有城餉分還之舉而惻怛辭教推廣 慈恩特念輦轂之下願頷之類惟寒士與小民尤合仁政之所先至有此德音甚盛舉也惟彼幾家荆布攢手中庭何限髮白歡呼街路凡為奉令承教之臣孰不欲殫神畢精以對揚聖德而况臣

寸心銜恩一念圖酬荒政纔抄新命謬叨苟於茲事有毫末加商者豈敢徒循奉行之例不思所以闡美之方乎蓋都下分糴間有舊例今此非常之惠亦以非常之法處之方可爲鼓動瞻聆宣霈惠澤之歸臣若於下詢之日隨叅筵臣之後則其所仰贊要亦不出於此惟是追後入城竊聞輿人之議則感祝之中不無赧赧之意其所樂赴不如年前之發賣以爲此時受糴儘如甘露向後納糴奈此懸罄且使部官而抄戶已見校吏之到門始也如此其終如何蓋愚蚩之類初未詳朝家之至意有此過慮而歷日以後願

受者始雲集矣但其受來輸去之際其身自擔負折閱猶尠雇人替行則耗損居多此與外邑之受糴者事情一般假如所受一斗其實八升及其秋納雖以特恩而除耗至若麤受精納色落恒規亦不可全闕則所納元數當添幾何其往來留滯之費招呼點閱之苦非不曲軫勢所必致其中無依難捧者流雖不加以鞭扑亦難免其幾番檢督此所以民情不如發賣者也發賣之法目下納錢非不艱辛然而一受之後官民相忘一饘一粥怡怡而飽豈與分還之受之雖易納之甚艱之比哉况其納本異於他用在常時

則一錢辦備殆若千金至於此事則隣里相助朝借暮還不患其不辦設有不辦者戶帖賣買彼此分利是爲空得雖少亦多今若發賣則愚夫愚婦亦或憚於辦本徒耽近利必有以受還爲便者其在朝家設施之方豈不念及於其終乎惟我 聖上河海之澤淪浹於赤子之膚髓文王惠鮮之政無以過此但念摠儲卽係軍需事體自別不可虧欠則雖以 聖上如傷之念豈能禁有司之催科乎左右思量恐不如發賣爲便况今市直之聳貴實非近古之所聞雖令稍優蠲價其於待時和糴綽有餘裕何者設如一斛

市直其文九百則蠲爲六百市直八百則蠲爲五百四十一依古人三分加減之法至若和糴則雖非貿於惠廳販於外邑惟此六七千之元數足可於江上私充幸而年事登熟則固無慮矣設若平年市直亦須稍優增價以招江商則願售者必多何憂乎元穀之不充數何患乎米船之不樂赴乎接濟窮民則輕價而出糶招來米商則重價而貿糴常平遺法寓在其中輕重禦權民國俱利恐無愈於此矣夫發賣與分還均出於救民而其利害便否固自不同發賣之規常平之餘意也分還之法東方之舊例也先輩論

此其說頗詳然而朱子之設南康社倉其法似乎分還其記邵武義意其法出乎常平二者各有所取惟在於隨時宜從民願之如何耳且夫粟米者田野之所出貨泉者闡閭之所流若使都民而受糴使之待秋而納米則所納非所產其終必至於賤賣器服貴糴市肆以免催督以趨期限豈能保其無騷擾之患哉是故分還之法在郡邑則可在都鄙則不可雖係一時之暫施終不如發賣之爲便茲敢畧採民情仰塵崇巖固知其僭妄而苟有涓埃之仰裨德政則豈敢自阻於成命之下不陳芻蕘之賤見乎伏乞 聖

明俯賜諒察更命有司量度可否克軫措置之宜以盡調救之策焉仍伏念臣於近日偶爾觸冒素患腦風乘虛闖發頭疼而瞽耳塞如壁雜試鍼藥姑無變動在前此證之發輒費旬朔調治乃可小完以此病狀固難處於聽訟之列况乎此時此任尤豈可以聾聵之蹤冒處之乎顧念臣之頂踵毛髮皆君賜也受恩如天效死無地有除則輒肅有命則冒膺赴湯蹈火常所甘心自非實病之如此豈敢於布德行仁之日身處執事之末有所辭異之計哉伏乞 聖明察臣之情遞臣之職俾臣得以安意調治以卒生成之

澤千萬幸甚

辭免開城留守疏 丁巳

伏以臣猥忝見職周年于茲如臣至庸極愚豈可一日蹲據而迺蒙仁覆之德特推孝理之政俾得以分司近地便養老母臣既不敢以非材辭則惟當焦心竭精剔瘼蘇殘以毋孤委寄之隆卽爲臣塵刹之報而反以思之萬分無一獨於莅任以來偏沾及老之澤非一二數受賜如山效茂秋毫晨夕惟念寧不慚汗間者非分之除旋荷曲諒之眷新命舊仍徹底皆聖恩頌祝既切餘悸尚多自顧情蹤元非可議於斯

朝堂衆座矢言屢矣倘微 聖念之垂燭則臣將爲何等人哉好官恩至厚也曲遂德莫大焉 殿下之於臣旣侈寵命又加陶鑄使之粗全微諒幸免重戾在臣爲榮匪直三錫而九遷不覺感涕之赧赧下也臣之頂踵毛髮歸諸造化餘外官職之去就進退亦惟 殿下命是俟從前叨冒不敢爲辭異計者職以是耳乃者臣母偶患大腫毒氣遍於身晝夜痛楚危而僅甦者數矣藥治食補專藉官力幸獲再生而瘡根雖祛真元未復大病之餘老人心弱益甚日夜催歸安接不得已捲還城中臣母旣歸則臣之情

私末由離捨病所往守官次祇緣奉審之行事體至重都試之役有難踰時時奉筵教舉行纔了昨始歸覲則腫處雖似稍完諸節反復落下精神銷散氣息繇綴目下危懍反有甚於方痛之時臣無他兄弟諸子又穉迷醫藥扶護之方非臣在側易致失宜至於本營事務雖曰非劇春事方及兩面之募墾軍政多紊伍額之查充並係時急難容瘼曠於公於私無以羈縻也決矣在前居留之臣無事在京有事還營去留之際易易也今臣則既來之後便是莫往豈可與時往時來者同一道哉勢有所不可而蹲冒之非義千萬幸甚

也心有所不堪而按抑之非情也茲敢披瀝衷曲仰瀆崇嚴伏乞 聖慈俯加諒察既俾臣以惠養更許臣以便護亟降處分特賜遞改以卒造化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辭免全羅監司疏

伏以臣家國之不才臣子耳雖其賦性庸拙受氣繇弱不能追先臣直前做去之心苟可以量力度任奔走奉承則河海之恩未之或酬湯火之蹈無所於辭者誠以君臣大義根於常性幽明圖報寄於餘生故也從前叨冒豈曰可堪而既不能退守本分則不敢

爲恒人例讓強自策勵有除輒膺憐臣者謂之當然
責臣者謂之不當然臣則未論其當不當非敢以常
道自處仰惟日月之明俯燭之悉矣然而竊自悼傷
者有之每受恩命也欲就則疑於冒沒欲辭則疑於
辜負避事則俯愧素心趣事則中抱餘悸譬彼楊舟
靡所止屆臣亦自知其不足充驅使之末而除非可
以辭可以無辭之義則未嘗爲辭異計者豈有他哉
至若藩臬之重金穀之腴仕宦者間值倘來分義則
非必祈免在他人固然在臣則有別入耳而心怵傍
觀而色灰雖欲勉強不可得也前任松留亦豈不然

而特其號名差殊重以調乏爲目故姑做奉檄之義
仰承便養之恩周歲專城至願足矣將往將來榮耀
極矣嶺藩前除已是夢驚臣於前疏畧以體諒之恩
尤大於委畀之德有所猥陳曾未幾何湖南新命一
何謬恩之至此母子相對感涕雙垂攢手頌祝撫心
憂懼恟怳震越莫知所措於是臣母誠臣曰完營之
腴藩婦孺所知也汝是何等人此是何等官也以汝
而擬是任於汝分宜乎於吾心安乎臣自承母言申
佩素戒仰恃 殿下不啻如天只豈敢徒懷嚴畏之
心不暴哀憐之私反自陷於孤恩負德之科哉如欲

陳暴乎材器之不稱也則流於常數陳乎民物之難治也則嫌於夸歷數乎恩命之荐加也則近於猥覲縷乎擬議之非倫也則歸於飾有一於此尙此不可况兼有之而僅未暇論特以叅衡於肝膈者瀝血而陳之若不知湔滌之大德而徒爲此區區小節者然臣罪至此死不足贖抑臣又有所懇迫者臣母以篤老之年纔經大腫病處雖完真氣未復眩暈之證無時發作方其劇也殆不省人急灌藥物幸而得蘇臣於日前賓對罷後及到喉院職所得接家信晷刻難住午漏纔過申前徑退假使臣無可辭之義情私如

此固無以冒炎絜往於半千之程此於孝理之政在所矜念又况臣母未病之前曲被 聖慈特解嶺任則及今繇綴之日獨不蒙由前已施之恩乎茲敢披盡哀悃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命遞改臣職名俾臣得以少靖私義安護母病以卒終始生成之澤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聞夫子之言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莫厚於體下忠則在於移孝是二者同出於至誠惻怛周摯懇切之意而其用異名在君爲仁在臣爲忠

在子爲孝先王所以維持天下敷施德政風俗敦廉
恥勵禮讓興皆是道也其行之也有節有文淺深緩
急各適其宜者時而已耳是故君之勞臣有將母之
詩臣之從事賦陟屺之章若不可以私事辭王事而
乃於禮曰八十一子不從政臣竊以爲原隰之大夫
必其親年非老或有他兄弟不然豈可謂詩與禮相
經緯乎臣以終鮮之身慈母今年八十有一含恩怵
義未或言私雖於從政也有不敢辭若欲如詩人之
將孳而行邁離違而瞻望所不可得也稽之於律曰
親年七十者不許三百里外守令凡今之人未必皆

然者或迫於事勢或親無疾病或辭而去之則無以
沾升斗之祿以養者自非然也未有援例控辭而不
許焉况年高於七十以上一等而道遠於三百里外
倍差者乎又况痛癢之方劇而炎暑之載罹者乎假
使臣無可言之端必辭之義母病實狀前旣猥陳之
矣大病之餘轉而爲眩暈諸證推之常理固不可時
月責效而見臣冒控久未蒙允憂惶恐怯如添一病
不甘之食日以愈減非臣得請莫慰病心尙何望限
日調護計程將往乎古之人以親老辭不赴州郡者
不可搃數大臣有爲白上者今也則不然自呈辭本

所被 聖教不啻藹然如春而廟議則一辭斬持人
或謂事體然耳是則不然夫所謂事體者朝廷之處
分得宜上下悅豫以孝理爲政而臣勸於忠以人道
使人而人效其死此之謂事體此之謂紀綱此之謂
禮此之謂律臣雖情急豈敢爲無稽之言重犯瀆擾
之誅哉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乞加矜憐亟賜遞改
俾伸將護之情得蒙終始之澤千萬幸甚

辭免大司成疏

伏以臣於所兼泮任夫豈一日可冒而直廬受命釋
菜在卽門鑰仍留促教屢降臣於是實無所自逃不

敢終違際深更而叩謝趨享班而忙赴雖緣事會之
凌遽姑且副急而繼值齋日文字路阻委蛇從班愧
汗浹背噫臣之通籍薄有歲月而都屬田間度了從
宦實日不過三四年其間忝叨何莫非踰分之職濫
受之恩而尙有可諉者比如病子纔起偏蒙顧復溺
人初拯不遑禮貌非獨臣之自處爲然人之視之亦
不以士大夫進退辭受之常節律之反而思之豈不
怵惕於心而苟幸無罪滾到于此千萬不自意日前
新命驚惶愧悚尤無所容措顧臣稟姿庸拙學術空
疎重以中經風霜甘自暴棄凡於需世之具皆茫如

也尋常供仕特爲恩造所驅使耳非有所藉手而可事者也每奉除旨竭蹶趨承者要自託於酬恩報德而曾蔑絲毫徒增罪戾終恐孤負我 殿下罔極之恩豈有浮華一念拖到於清選華銜之榮哉至於是任其責尤重古所謂教胄也賓興也皆其職焉况以兼任而帶之者尤所罕有焉歷數近古以來故相臣文孝公趙翼清名文學三世爲是職故相於臣同譜臣自兒時聞所謂兼大成若天上仙官非庸陋凡匹之所可濫也况於近日每登筵席側伏聞我 殿下以士趨漸淪文風久頽屢下治不猷之歎其於奉令

承教之責比古尤難苟使委畀之非其人則重華之庭何以致蹒蹒之美文武之世顧安有濟濟之盛哉今之章甫縫掖亦古之士也操觚佔俾日增試額亦可謂盛矣前此叨是職者又皆非臣之所企及然而菁莪之美絃誦之化猶不慊於 聖心則况以猿狙之衣裳置之三席之間其何以仰贊從欲之治乎惟殿下無以士趨文風之不古爲憂而以師儒之得其人爲急務則在臣可免於濫竽在 聖朝爲作成之要道伏乞 殿下俯賜諒察亟許遞改以重官方以安徽分不勝幸甚

臺疏後辭免大司成疏

伏以臣才既繇薄迹甚艱疏固不足備使於百執事之末而前後除拜未曾固辭者寧或不知其匪分非敢藉此爲圖報只緣恩造罔極進退惟命情雖出於激感義終歸於辜負每念及此何嘗不汗沾背也向來泮任尤是不稱之甚而荐奉促教莽當庠製其所狼狽臣固自料果然臺端之論發矣臚列事狀語意甚緊情或不諒言則皆是臣實自取尙誰尤哉大抵一經升庠每多辭說而今年則有異未畢升試徑設合製鎮日開場卽地出榜遺珠濫竽理所難免其不

能仰體天地之大公俯叶彼此之物議也甚矣若如臺臣所論改定節目則固善也不然則如臣俗吏又焉能容易通變擺脫流例一新多士之耳目哉此所以臣於前日筵席亦奏以今之升庠不如革罷之爲愈者也嗚呼人臣之溺職僨事者固多有之而若臣者匪直此也自知非才始也冒受罪也亦旣冒受未革流弊亦罪也弊旣未革多失才彥亦罪也三罪之外負恩爲尤大山海涵育未酬涓埃雨露生成自就弃坎有臣如此生不如死惟願遄伏鈇鑕以贖罪過噬臍無及覩顏而已此際忽伏奉知申特除豈不欲

楊江遺稿 卷之三
竭蹶趨承而情踪悚蹙冒膺無路荐違嚴召益增罪戾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降威命遞臣本兼之職治臣孤負之跡仍令選部鐫去朝籍以爲人臣昧恩背德之戒千萬幸甚

辭免大司成疏

伏以臣於泮任鐵限也天塹也人言淺深猶屬外議自以受恩之厚旣致僨事之甚雖緣洪造轉隆周行復玷而顧其心則恒蹙蹙然非敢因一摧敗以沮其生死向前之心特以辜負至此靡所容措在於他職尙不自安况此芹宮一步之地乎臣於向日賓筵側

伏聞 聖詢之及此而大臣有以臣情勢言者臣始焉驚惶旋又自解曰上之所教出於匿瑕之德而下之所對暴其守株之義則日月在上恃而無恐曾未幾何復授有命彈墨未乾宿研重叨仰惟湔拂之恩固萬萬出常而臣之冒膺亦萬萬無此義此殆臣命卒之秋也然而竊有所仰恃者從前賤臣之引義每蒙曲遂之眷處之以禮防使之以人道欲其自立於子大夫之林私心感刻不啻九遷其官豈於此不可出之地或靳終始之澤乎嗚呼朝廷之體廉防爲先匹夫之守自靖爲重掄選之嚴師儒爲最從古人臣

之遭罹彈劾或仍冒而無乖於義復授而不虧於禮者在庶官百執事之列猶之可也至於臯比之座則不可者良以教胃之地風化所由故耳臣聞天道至仁物性各遂已志必行聖人不奪臣雖無似亦忝禮使之末而殿下曲保之仁體諒之明似不待臣言之畢而有所矜許者矣嚴召之下冒死屢違虞人之義參前倚衡伏乞 聖慈俯悉諒察解臣所帶本職仍令選部勿復檢擬於是任以重官方以靖私義千萬幸甚

辭免工曹判書疏 戊午

伏以對時育物羲易之極工體元履端春秋之美名恭惟 殿下御歲之首膺天之祐承歡 殿宮垂裕元良時又祇謁 太室光聖孝也親裸方社綏豐年也方寸太和自家而國洋溢薰蒸與天合度猗歟盛矣仍伏念爵祿者人主勵世之具也古者賞之於祖尊命也施之以春廣恩也自一命以上夫孰不然而至若正卿階品尤非可濫者願臣不才適忝邇列幸覩我 殿下推聖人之達孝闡 皇祖之偉績睠茲咸關王跡攸肇感古公朝走之原緬漢高風歌之社文之穹石輝映億年義本乎周雅事同乎岐鼓于斯

之時內外才能之臣咸奔走效力若臣者當其搨本之進也祇陪於迎春之郊跪獻於香案之前此特近臣職耳榮則大矣賞於何有臣之策名朝籍薄有歲月而其從宦實日纔四五年耳自來庸陋加以生疎雖於流品冗職尙懼不稱豈以天日之昭謂臣真可賞之功可仗之才而寵擢之哉特以世祿之家垂念先故薰沐之湔拂之俾繩其武項金腰黃物采依舊歲時朝退以燕老母母子相對感涕交流榮君父之殊賜愴前人之遺章恍惚焉如夢如真相與攢手仰祝新年此時此恩尤自有別天高地厚圖酬何由

竊自念先臣願忠之志未遂生前以遺之後人臣既不肖絲毫茂效則徒襲爵秩適為忝厥之資而今之慰悅老母者反貽其憂踉蹌愧懼益不知措躬之所也大抵人之福分有限才品漸降而世道日益艱以臣顛蘖繇材席父祖已冷之業超八座匪分之地公無以報國恩私無以述先志最下則愧素心不論天道之戒盈直於人事萬萬壞了此豈 殿下終始全保之澤而其於安萌養孤之時令不亦左乎伏乞聖明俯垂諒察亟收臣新授資級及兼帶兩銜以重公器以安賤分焉

辭免戶曹判書疏

伏以臣荷 聖上不世之恩猥得備數於卿列而惟其賦性魯鈍才識蔑如不足通乎事務則只一倥倥拙措大耳前後踐歷何莫非踰分而有除輒膺若不識世間有廉恥者然誠以所被恩造與衆殊異凡於進退辭受亦不敢與衆比同故也於是乎濫冒之羞辜負之懼日交于中不知所以自措乃者度支新命又何謬恩之至此茲任也掌八方惟正之供制百姓有恒之產民國所係不輕而重苟非才猷可治田賦聰明能御簿書收拾敗局如國手之着碁則莫宜居

之是以自古前輩名碩號稱練事綜務者未嘗不逡巡於此今若畀之於如臣空疎奚啻若泰山之蚊蟲乎且况經用方匱民產日蹶架漏補罅尙患於莫之揀而加之以漢南諸道雨澤未洽雲漢之憂方集於宵衣此時此任尤豈不戛戛乎難哉苟使臣策勵駑劣少可以理財治粟則亦獨何心當此效力之秋曲爲飾讓之文哉庚牌儼臨無路承膺自犯違傲合被萬殞茲敢疾聲仰籲於崇巖之天伏乞 聖明亟賜體諒特鑄臣新授職名仍治臣逋慢之罪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免戶曹判書疏

伏以臣之冒此任歲既周而又半以臣昏暗生疎之姿膺命於荐歉之餘因之以賓价相續茫然不能措一策辦一事而屢煩朝家之憂勤幸以無事莫非仰成於天耳所自勉者惟在乎典守謹而已此又未能管鑰之縫罅易漏刀筆之奸細莫察固知臣精之不逮久矣特其筋力未盡尙可以奔走奔走小節也不足酬大德而亡是則亦無能效其誠所以躡冒者惟恃此耳忽自秋冬之交氣滯丹田宿積闖肆上下閔隔判如兩截其口能糜粥也而食輒倒飽其寢能貼

席也而接目則氣厥或虛嘔暴眩甚則簪脊生寒而毛髮浙浙然日復一日浸淫之機默存胷中此深於醫者却步處也臣於十許年前偶嬰此疾時則跼伏田間視形骸如土木猶且加以劫劑久然後乃蘇今也則不然文簿鞅掌不敢自暇而血氣既衰無由峻攻證勢轉甚而事務日以益滯實爲公私兩病臣何敢徒懷嚴畏不爲之仰首一鳴號乎雖以本曹事言之元會之穀徒擁舊號而常賑代給議久未決別營放料之縮北關入倉之代東西摸擬未得其當屢承筵教之提飭而臣旣才短力絀莫之釐正若又優遊

養疴拖過時日則京外貽弊可勝言哉臣今老母臨年母子爲命臣非疾痛之甚未敢言病恐貽老母之憂而今臣之病無以自諱於臣母臣母日夜焦憂勸臣乞解臣之情私有如此者况臣受恩於 殿下與天無極苟無此身則無以報涓埃臣非敢愛惜殘年祇欲幸延其喘息以冀事 殿下之日多也古人有詩曰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臣非傷於酒而其言若爲臣設也又况積之爲病甚於酒苟不早解劇任便意調治則其後也雖悔庸可及乎臣於職事未或以微疴自引而向來候班中路徑歸賓對

籌坐一例曠叅非不悚慄而其勢末由間於一二公役雖力疾趨走而在廷諸臣亦多見而危之苟其有一分可強之勢豈敢爲丐免計哉臣於前昨公事粗了治疏將上及以槐院事被罪悚慄雖切私分粗安旋蒙薄勘之命尤不勝踧踖之至所關至重均是該堂寧有專管與叅坐之別哉恩命之下臣亦知不敢自引尤宜竭蹶而實病如右初計莫遏茲敢披瀝衷懇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遞臣所帶諸任俾臣得以安心治療少延微命以卒終始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辭免兵曹判書疏 庚申

伏以歲籥重新乘天地發生之機 廟宮歷謁受陟
降眷佑之命 貳極之冊禮斯定 宗祊之寶錄永
鞏冠加冕迎次第筮吉仰貽 殿宮之悅豫俯循朝
野之顒望萬億斯年之祝自今伊始歡欣蹈舞八域
同春仍伏念臣之所奉新授職名遽下於登筵祝慶
之餘而繼又承冑僚差出之命臣當跛躄咸聳之會
覩儀節漸備之盛而區區未敢爲言私之計章皇出
肅以伸頌忭之悃而及夫手奉華詰歸對老母歷數
前後恩造罔非記念先故感激攢祝繼之以慚汗之

浹背也夫六卿之長難慎惟均而至若中權重寄古
所稱大司馬之職也苟非明足以鑑別銓衡才足以
節制韜鈴莫宜居之而顧臣昏莽湔劣忝叨度支居
然三載無一報效之狀卽 聖明之所俯燭也自數
罪戾不啻若山積譴何之加惟日夕以俟不惟不罪
乃反侈之以隆畀臣雖欲苟然充數強策奔走於恩
榮之際而歷試之轍如彼其憤憤則又何望改壁壘
之觀整管轄之務也哉今又有老職下批政命而臣
之因仍蹲冒斷無其望茲不得不畧入文字仰瀆崇
嚴伏乞天地父母俯賜諒察亟遞臣所帶職名以重

公器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崔東岳事問備後辭疏

伏以臣迂疎一老書生耳掌戎政統師律初非所擬於不才如臣始也廊廟謬舉而辱是命繼以愚臣不量而膺是任是任也卽所謂大司馬也司馬而軍政不肅師律墮壞則焉用彼司馬爲哉日昨禁軍別將崔東岳事無嚴悖慢胡至於此帳前試射軍容方張乃敢蓄恚於薄罰慢蹇自恣屢抗令招雖緣臣不能威制之致渠是何人輕蔑將令輕蔑將令是輕朝廷也武臣將兵而輕朝廷則此豈細憂也哉向日請罪

時 殿下許其汰而臣則請仍者意固有在而到今追惟益仰日月之明見而自愧其淺且妄耳近世俗見一例以度外畜之養成驕悍之習臣欲以繇力制之則祇自取困而見之者莫不代憤乃者知申以臣之不能自斷至於請推其言寔出於尊體統臣固樂受非爲分疏而其實有不然者昔衛將軍繫蘇建徐中山械胡德濟皆歸之朝廷彼於行陣之中紀律非不嚴且壯將領非不恭且順然而大帥處置猶不敢專况於昇平之時事體萬萬不侔且雖欲按以軍法呼之以令旗不至招之以令箭不來加於此一等非

臣所敢專則此不爲上煩此將如何哉喉司之地不加驚動而徒責臣之瀆撓者不幾近於察秋毫而不見泰山乎大抵事係師律則所關非細假使臣雍容暇豫不爲之上聞則若將如無事者然其奈三軍之耳目百僚之觀瞻顧無以掩遮之則國家之紀綱軍營之號令自臣而壞之雖以臣之慣於冒沒蹲仍者將何以抗顏對鈴下小卒乎茲敢冒死仰籲伏乞殿下治臣之罪以肅軍令仍遞臣本兵之任以爲不職者之戒千萬幸甚

辭免兵曹判書仍請歸養疏

伏以臣於見職固千萬不似而始值莫大之慶會義不敢辭繼而事務之稠疊勢不得辭間嘗周旋而奉行者乖戾失次人孰不嗤且罵而孤畸駝跪隨處胃絀口雖不言心豈自安今朝家無事曹務多暇時則可以自陳而臣母病狀忽又添劇顧其情安得不控辭也哉臣母年垂九耄精力殆逾賤臣 殿下之所嘗稱也臣亦恃而無懼未嘗敢數數言私而無奈乎篤老氣力如水漸下今春大病前所未經幸霑壽域敷錫之化得延西山將頽之景而四五日內宿證復肆咳喘失汗神昏氣微奄奄床褥補瀉俱難雖若癘

老之常證而實則非人子從政之時母子白首相依
爲命臣非能便母體也而非臣扶將則不便臣非能
適母意也而非臣在傍則不適臣則奔走於供劇或
終晷竟夕不見病母之面禮言愛日欲及時也而臣
母之餘日無多臣亦齒髮如許此生養母之日能復
幾何臣之受恩淪浹骨髓苟有效力之所則叱馭絕
裾固所甘心今也不然公無以致犬馬之勞私無以
報烏鳥之情恩愈厚而罪則積榮愈極而愧則甚雖
欲鐘漏馳驟外自托於圖報之義徒孤恩耳其如忠
孝兩失進退無據何哉抑臣亦有所感者在今鈐韜

之求仕者殆千百數間有一人以親老處於近郊十
年不求仕以終其孝臣聞而嘉之果卽首舉而蒙批
在他人則獎詡在已則反是能不爲悖德之歸乎昔
皇明太祖感乳鵲而許歸養我 殿下孝理之政寔
配 高皇而臣情私之切甚於彼微物倘或見憐於
仁覆之天而得免爲不求仕者所笑則臣將何以報
此恩也茲敢畧具情實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垂
矜憐特命遞臣本兼諸任俾臣得以任便救護以遂
終養之願則臣母餘年卽 殿下之賜也臣之報
殿下之恩庶有他日惟 殿下哀之憐之

辭免吏曹判書疏

伏以 雲馭邈矣 厥衛迫矣 龍髯未攀 蟻褥莫遂 佻佻泄泄 日趨敦匠 臣之冥頑 胡至于此 每於籌對 忝茲末班 仰瞻深墨之容 恭承 簾帷之教 有淚無從 不知所以 奉 聖意而裨新化也 仍伏念 臣碌碌無一能 凡於百執事之末 無所攸當 而幸際我 大行大王之盛德 至仁與天同 大無物不遂 遂得以拯濟 涵濡 節次推排 滾到於六卿之列 顧其踐歷 何莫非踰分 濫涯 而若其情理 義分之所 不忍決不堪者 未有如今日所奉之天官新命也 臣於此未論其任

大責重之非其人 調劑激揚之無其術 進退鑑別之蔑其才 卽有至痛深恨 萬萬不敢當之鐵限存焉 在昔臣家之所遭 職由是耳 藩務瑣屑 猶屬影子 銓地一着 實爲根柢 雖於日月回照 雲水事空之後 卽此一步 乃爲臣沒齒矢心之所 不如是則無以痛自懲艾 暴衷素於來後 也是以臣於向年之除藩也 屢疏陳情 竟蒙 先朝之體諒 則今之所叨爲任也 倍重必辭也 尤切不得以前日之所血懇者 涕泣而復陳 以 殿下善繼之孝 亦豈靳於 先朝已施之澤乎 且念臣三世於是 職實是國朝之所罕已 犯道家

之深忌過福之災卽其必至之理此猶未暇恤焉惟其區區所執刻鏤心肺決無以承當故耳臣聞九折之坂下車則爲孝叱馭則爲忠古人所以盡分於君親之際者殆若殊途異轍而其實則易地皆然今臣所處非下車之坂也乃敗轅之地而強行叱馭以前則其必攬轡垂涕有不忍過者不亦爲仁人之所悲也哉顧臣受 英廟之殊渥荷 先朝之大德及至我 聖上踐阼之初首膺茲選恩至厚也榮莫大焉俯仰感泣當作何心苟非必可辭之義不獲已之情則豈不欲殫竭駑鈍生死向前幸而有濟於萬一此

臣所以追先臣未卒之意庶幾報答於 三朝也雖然知事親然後可以事君知守身然後可以守職臣之冒死不敢出者正欲以事 先朝之事事 殿下也一遜之計已決匹夫之守難奪嶺海在前鈇鉞是俟退伏郊垆冒違召命臣罪至此萬殞猶輕茲敢仰首疾聲號呼於 嚴廬之下伏乞天地父母俯諒臣情志之切可矜特收臣新授職名仍治臣逋慢之罪以安私分以正邦憲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之必欲遞者其情固已憾矣前上血懇畧控

本實而心有所不忍故其言微義有所不可故其辭切第緣忱誠之淺薄未蒙天地之矜諒歷日虛糜情地益窮跡阻於敦匠之列禮闕於哭奠之班祗茲徊徨荒郊自怨其生者誠以在家不肖在國辜恩徒竊不世之殊渥而顧不能坦坦夷夷奉持銓衡以助平明之新化乃反跼縮畏慄求死不得苟其中非萬不獲已豈苦爲此瀆擾哉惟臣所叨之職循名撫跡瞿然而驚汪然而憾有終身不忘之痛雖使臣之所辭不過爲懲羹之吹傷弦之鳴尙足以憐之况以暴先志守素執在臣自劃之一條路則臣於此非爲臣一

身而辭焉者也嗚呼生民之本君親爲大故曰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人臣之節辭受爲重故曰辭之有義受之有名夫然後可以自盡於君臣父子之際而國家賴焉至若初元之政四方拭目比如人之初生屋之荆構命脉規模咸於是乎在此時裨補之策正宜淬礪而官職去就尤係風化之攸始臣雖無謂顧其職則天官也其何敢棄宿昔之至恨負先王之殊知以自玷於維新之治哉情事所迫言不知裁伏地戰恐恭俟嚴誅惟願聖明俯賜諒察亟加鑄免以全微諒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辭免兵曹判書疏 辛酉

伏以臣才短局小加以神力耗落歷數所叨寧有一
可堪而至於本兵重任尤非臣拙措大之事耳 先
大王未忍以不才棄臣寵畀偶一及焉臣亦感戴竭
蹶曾不能辭命而今焉再攀恩誥萬事嗚咽章皇趨
肅良由臣衷情之所不敢自己夫豈有跬步退托不
自念追先報今之義而第惟臣所兼壯營提舉卽又
一軍營也提舉之任雖與佩繫符信管轄兵馬有異
而其爲摠營務則等耳又何可與本兵兼之且試以
格例論則以戎垣兼是職者或辭或不辭其不辭者

有由然而必辭者例也列營且然况本兵乎夫命官
任職如授器然手扶肩荷猶或異物而并用至如擔
上添擔握中增握勢不得以強焉故秋曹金吾本不
相兼摠府騎省亦爲互遞以其官府雖分職事相類
爲慮其偏且重焉故也朝家設法之意夫豈偶然而
而此猶援他而喻耳近古如禁營卽本兵之部屬而
旣分之後未或有兼焉者矧乎壯營體貌之重事務
之繁又豈是他營可比哉抑臣情私之所難強者則
昨年辭遞之疏已暴無餘今又加之以應遞之例於
公於私其不可以苟然冒據也審矣茲敢疾聲仰籲

於仁覆之下伏乞天地父母俯賜裁察將臣所帶本
兵本營兩任特命遞改以存公格以安微分不勝大
願

辭免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待罪本兵亦既半年于茲矣才識之極庸陋
也而久冒重任精神之已衰竭也而兼管劇務情私
之至懇迫也而姑且黽勉者豈其可堪可力而又可
抑而行之也哉誠以臣受恩於 先朝與天無極而
逮事我 殿下濫寵采隆所以一進退一辭受不敢
以不獲命於 先朝之事仰望於今日者直是追先

報今之義茲故受命之初辭焉而不敢强者職爲是
耳無奈其駑駘之鈍雖策而難前泰華之重旣擔而
莫卸以言乎行政則向來嚴教實是自速捐俸輕勤
豈足少贖而是特其一事耳撫躬歷數何往非罪戾
哉以言乎諸任則本營兼領體貌偏重藉無必遞之
例終非自安于心且其職掌財餉事關宮府則萬萬
非如臣齟齬迂疎者所可堪承况以自來濫叨之惠
局又豈有餘力及之乎凡人之才性各有分劑耳與
目同謂之官而耳不能兼視目不能並聽者無他心
不兩用故也今臣所叨其官數三非直兩用而已管

甲兵摠錢穀莫非有國之所重而世所稱權而腴者也臣是何人乃敢兜攬之不足而躡冒之且久臣雖渙浚無恥何嘗一日安於心舒於眉哉承乏苟充間值多事佻佻泄泄若固有之此殆臣命卒之秋也今也則何幸凶賊底討位著多暇兵部政簡經旬塵合壯營逋簿亦既勾當臣可以始言私矣臣本縣質跡又孤畸久經風霜畏約成性其於貨權政柄之所在怵焉若弓弩之逼于身不覺其膽寒體慄而不幸三四年來宦跡之所經歷皆從這裏過是豈臣所樂爲也哉昔我先大王澤洽神人明并日月固知臣枯

朽之材不足出芝菌而特以垂德布恩之隆且厚也故濶畧於難慎而屢畀以不堪之任榮莫大焉寵至渥也而亦未嘗疊授而荐加如今日所叨之爲者蓋燭臣才拙神滯不可使之左劃方而右劃圓也先王之所處臣者已如此則臣豈不以此復望於我殿下乎臣抱茲耿耿久欲一陳今又有按住不得者臣母年迫九耄臣身未可以從政而猶幸其神識不全廢氣力差可強故臣所奔走於朝暮恃此故也然而篤老之氣將攝最難微有觸感輒復危綴經涉時月幸而方甦臣於年前叨是職也母病適發未由供

劇遂乃上本控辭特蒙矜許臣母之得延今日皆先王賜也母子相對語到輒涕比又初冬行令寒氣外薄咳喘復劇一如前證食飲全却元氣日下奄奄昏昏若不保朝夕而臣方左右扶將罔知所措臣母之齒與病有加於前年而臣之見任倍劇於疇昔臣之情私尤當如何茲敢收拾心神冒死仰籲伏乞聖明俯賜諒察亟加矜憐將臣本兼諸任並許鑄遞俾臣得以安意救護以卒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辭免崇政加階戶曹判書疏

壬戌

伏以光陰不住禮制有限於戲我先大王祥禫奄

過躋祔克舉二紀功烈歛堯天之雲百世聲容闕周廟之瑟萬事廓然號慕何及惟我 殿下追孝思之不匱御禮節之旣吉新免餘懷固有所未盡譬如疾病之餘善心必生哀樂之發中節爲和顧今 殿下之所自勉者惟在乎仰體 慈念俯答羣望以光紹先朝之盛德至善此乃武王周公之達於孝也豈若匹夫之疏節以加一等爲賢哉時則天道有改人事象之家人之繇位序順升洪惟我 兩慈聖殿下正鴻名而晉崇號膺顯冊而舉縟儀被之以謙光揚之以精義愴與喜並情以禮隆環海含生舉入蹈舞之

中况臣以先朝薰沐之蹤際今日追報之地蟻褥莫效鳩工蔑稱而千萬不自意待罪媒榮罔功侈賞擢授臣以崇政階者臣聞命恟愧背汗體慄誠莫知所以自措也臣之自來寘升非始望之所到而至若一品峻秩雖以先臣任事之久而未之及者臣何敢焉在前敦匠之臣間有蒙此恩者是則望實俱隆特因事以畀之耳如臣姿鹵何可猥比於前輩而冒受之乎非分之福不衷之服此猶屬乎臣身而在朝家惜名器勵廉防之政獨不爲玷污之歸乎連值清齋且當真殿有事之日䟽籲路阻乃敢唐突叅班尤

增慚慙乞降明命亟收新資是臣區區之望也仍伏念臣自叨本職今已七箇月矣顧以脆薄之質加之以年衰識昏猶且策勵奔走者幸臣老母僅支而臣亦免於顛仆耳無奈乎衝暑鞅掌內熏外灼重經毒痢餘證頻作若不及今休息少加醫治則恐不能復起爲人似此實狀同列所知自非然者當國家無前之大慶新叨敦匠之列豈不欲顛之倒之效子來之誠而有不得焉者病也然而臣病不足恤惟是臣母近當換節之際素患痰嗽倍劇喘喘若頃刻難保者此老人之重證醫家之深忌臣方左右扶將末由離

捨而國役當前曹務方殷公私牽碍情急勢迫寧不
悶隘之甚乎臣母今年八十六臣終鮮兄弟惟母子
黃髮白首相依爲命考之於禮從政非宜祇緣臣受
恩 三朝與天罔極而無他材能惟以趨走爲報效
每乘母病之少間輒敢供職如常人而比年以來母
病益深所以請急之章不避煩瀆昨年此際亦蒙重
任之體諒矣一朞之間篤老筋力不啻落幾層而病
狀之危綴尤有甚焉則前之所蒙被者豈不更望於
今日乎古之人以母老歸養者多矣臣於 先朝亦
嘗䟽及之而至今低回者此非乞身之時也不知臣

者謂臣懷祿而戀位臣固無辭今者母病如此而又
不能積誠丐免任便將護則知臣者將謂臣於臣母
不能致其憂臣何以自解乎茲敢披陳情懇仰瀆孝
理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遞臣本兼諸任仍
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以伸私分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於積日違傲之餘昨值 太廟奉審之舉事
體莫重期又在卽於是焉黽勉者將欲明白劃之義
在乎敦匠耳顧今敦匠之任卽臣子歡欣奔走之會
而臣則無奈其鐵限在焉然而至今含糊惟俟朝家

之處分而大臣不爲之白罷又從而督迫之臣情到此轉益悶蹙請得以備陳之臣與重臣閔台赫同差提舉病亦相同故會同之日同赴都監門外並辭乞免而畢竟都監草記一遞而一否藉曰本職之有緊漫而情勢亦豈以緊漫有殊乎臣於都相自阻禮數者素矣都相今許其除禮而治事感則有之實亦難便蓋於籌坐朝班賴有他大臣領之而此則只有一都相焉其在事面終爲苟艱有一於此尙云難矣况於都廳中有不可對面者都監旣一邊差出又一邊促臣不幾近於欲其入而閉之門乎大臣始則未諒

及其旣諒之後何不少假回避地也都廳雖曰郎官朝廷望實絕異於該司郎僚則假使由我而遞之豈能獨自晏然乎此言出自臣口而沮人進途臣固知議臣者在後而尙不暇恤者竊恐淹延時日出場無期與其轉入於不忠不孝之域毋寧掃除拘牽直陳情實退伏鈇鉞之爲安也且以格例言之未有敦匠之所而度支之不與焉敦匠度支名異而實同惟解度支之外無他道焉若臣母病危綴之狀業已悉暴情懇雖不敢每每煩瀆而似此難安之端卽前疏之未敢發茲敢冒死呼籲伏乞 聖慈垂日月之明推

覆燾之仁亟遞臣本兼諸任以安私分以尊國體千萬幸甚

辭免判義禁疏

伏以臣之向來一疏職是急於必遞未暇緩聲意非在觸激而多所劄着語自有段落而易歸混圖雖緣臣悶迫之切疎闇之甚而原其心豈有他也竟致大僚之深引至蒙薄罷之寬典罪重罰輕惶慙無地不自意甄敘旋降職名荐加愆尤如臣何以得此惟當以體諒爲感末勘爲倖收錄爲榮妄着自愧徑情自戒而已其於多少誚責雖則頻仍而凡事已過則心

平徐究則情見臣豈敢仰首自鳴重犯多言之咎哉臣旣躬奉恩造時值嘉會瞻望廷僚之奔走若在天
上固宜竭蹶趨承補前日未效之忱誠而顧此判金吾新銜是果何等任也非可以品秩之纔變而有所濫竽者且况蒙勘未幾訟罪莫贖其何敢自同無故之人猥處匪分之地乎天牌狎臨承膺無路畧構短章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收新命以尊公體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柯汀遺稿卷之三

柯汀遺稿卷之四目錄

疏

辭免吏曹判書疏

再疏

請更覈梁大宜疏

辭免兵曹判書疏

請社壇樂器造成都監退行疏

辭免兵曹判書疏

再疏

請治犯禁掖隸疏

敘用後自引疏

自引仍辭免弘文提學疏

辭免崇祿加階本兼諸任疏

辭免弘文提學疏

因營建事臺疏後自引疏

辭錫馬之典仍辭免戶曹判書疏

健陵奉審後自引疏

辭免戶曹判書疏

辭免輔國加階疏

戶判仍任後自引疏

辭免宣惠堂上疏

辭免戶曹判書疏

辭免戶曹判書仍乞養疏

再疏

辭免水原留守疏

辭免水原留守申請歸養疏

辭免判敦寧疏

啓

請遼東伯旌閭啓

論水車啓

請內贍寺矯弊啓

請宮人墨世舊第贖還啓

請褒己亥宮人啓

請 景慕宮祭樂釐正啓

請軍資監郎官自辟啓

再啓

論淑善翁主房田結啓

請水原府蠲逋啓

議
李汝節用法當否議

鑄重錢議

朴承宗伸雪當否議

貞純大妃因山擇日議

柯汀遺稿卷之四

疏

辭免吏曹判書疏 癸亥

伏以今日賓對卽新年之首舉也羣龍並集萬物咸覩莫不有欣欣然喜色而 慈聖下教又令金吾諸臣同入臣之冒叨此職積有月日不俟駕屨乃其時也第臣纔奉吏部除命矣 聖恩不啻如山臣身忽若墮井故瘡新悸殆不自定而兼銜無可免之端本職有必辭之義則召命方降進退維谷此實臣命卒之秋也至若本職之必辭剡在心頭非尋常引義之

比乃是臣人獸關頭所以年前乞遞之章陳暴血懇亦悉矣攙及先故其言哀孤負恩命其情憾踉蹌郊垆如窮無歸惟我 殿下推禮使之義垂體諒之恩臣於是幸免不孝之物有可以藉手 聖朝者而今此恩命又出夢寐之外使臣欲變素守乎則爲忘親欲全微諒乎則爲慢命均之爲此生之罪人倘非殿下哀而察之則螻蟻殘命有死而已夫事關先故不忍屢提自摧其肝腸人之恒情而臣猶忍言而不止者誠有所大不忍者存焉此爲何如人哉事會凌遽未暇緩聲畧控情實恭俟嚴命伏乞 聖明俯賜

諒察亟遞臣新授職名仍治臣違傲之罪以安徽分以肅朝綱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必遞之情前已疏暴之非獨前疏爲然也年前之初受命亦瀝血而屢控之矣若又疾聲而叫號也則語煩複而情益憾抑心而顯俟也則跡羈縻而身愈蹙於是乎五內迷錯涕涔涔而神怳怳莫知所以自措臣請不敢言私先陳 兩朝特達之殊眷以祈已施之澤或不至爲大戾惟 殿下試垂憐焉臣於 先朝所被隆恩厚德固已際天無極而惟是禮

使之意溢於爵祿之表察臣之情私所切未嘗強而責之如南節之兩解不少靳也俾其自伸咫尺之義以爲移事之資傳曰人道使人此所以遺澤之入人深也至今追惟欲語先咽逮夫我 殿下初元臣乃首膺見職恩符于昔寵冠于今而在臣之情亦一鐵限也乃 殿下追 先朝孝理之德不加臣以逋慢之誅矜其情懇曲遂願欲此之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臣感激莊誦竊自以爲自是以往臣之所處可以綽綽然矣不自意今日之命與往年之恩不能無左右焉何哉 殿下其或以臣於是任爲近於疏節細

故一遮伸廉之比乎臣則異乎是卽沒齒也銘肺也臣所以痛自刻勵如此者將以暴先臣自怨尤之心也豈忍以三十年綑結於中曲者乃或一朝而毀之其將何以見先臣於泉下乎願臣一段肝與腦輸國家已 三朝矣雖其才質之繇弱精神之耗落苟可效於毫末未敢却步而爲便是雖秉彝之同然抑亦臣蛇珠雀丸之所自勉曾在 先朝有疏丐者竊自矢效死金革埋骨於盧龍之塞者卽臣之所不辭况於崇爵以侈之重任以委之而遑恤爲偃仰啓處也哉獨以今日所叨之地說也怕而聞之驚奉其諾而

淚無從若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豈可抑而強之者乎
拜命踧踖歷日于茲而心若是至不忍義若是終不
可天牌荐降鎮日違傲嶺海金木伏地以俟茲敢申
控衷懇屢瀆崇嚴乞加矜察亟賜誅罰以嚴朝綱以
伸私分千萬幸甚

請更覈梁大宜疏

伏以臣於昨日梁大宜處分誠有所矇然舉行者蓋
內司之直關外道非常例也囚供所引果出何例假
如有之則畿營文籍豈無可考者乎大抵內司舉行
莫不關由於籌司者 祖宗朝防微杜漸之義於乎

嚴矣今於大臣筵奏之後固不可以粧撰之供輕施
公罪之律者審矣臣於捧供之際雖未叅坐判付之
下宜效覆難而未及周思循例奉行臣之溺職之失
於斯著矣捧供之僚官亦既疏陳舉行之首堂安所
逃罪茲敢短章自列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亟勘臣
昏謬之罪仍令王府更覈本事從重決處以杜日後
無窮之弊千萬幸甚

辭免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不過以奔走事君者也奔走之且不能則何
所藉而效其力哉是以前後在職未嘗敢數數言病

非直素志有在亦賴其四體從其心耳不幸自數月來病發右足初非忽於下堂亦不傷於墮車而起於无妄以氣爲祟外不至瘀且腫而其中隱隱然如刺如碎強而疾趨或久立便卽浮起紅腫醫家謂足跟痛是由真元內竭血氣不能衛其足蓋重證也若不安坐調治恐不得復起爲人似此病狀夫豈合於負躡矢執螯弧而本兵除命始值 鑾駕之夙戒廻旋無路祈懇非時且伏記庚申之春臣以是任陪衛於本陵幸行到今重授榮膺交切扶曳前驅不遑三軍之嗤點伊後有事蹲仍到此是任也不論其戎務之

殷弁選之嚴卽其侍衛一節尤有重焉臣之前此屢叨雖幸其不顛仆今也則不然神精益耗又失邯鄲之故步甚至於閭門之放仙仗法殿之陳羽衛乃或蹇連而後時跛立而失儀非不欲抵死自力醜態難掩猶且退輒痛楚若不可按抑是特支體之賤小而實爲性命之基址比如木蠹於根輿脫於輶豈有幸哉臣之頂踵恩寵已極矣疾病淺深何足掛念而惟是老母在堂 聖恩未報所以不能不動其心若蒙殿下哀而憐之則自今至死之年誰所賜也抑臣非敢以寸膚之患情其四肢之用別有可以効力者維

彼史局之役校正日急諸堂分掌臣忝其一臣本才拙思滯非下專一之工無以隨諸臣之後趁限程課此臣所大懼也反而思之臣之手雖澀不至於不把管目雖昏不至於不卞墨尙可得以擔輿往來坐席編摩在朝家器使之方不害爲則者以守闈瞽者以隸樂臣亦因是而稍尋生路復蹈平地此臣所大願也與其羈縻於難強之任拋置於將半之工用捨相違公私俱壞奚啻較三十里哉茲敢畧控血懇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遽臣所帶本兵之任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請 社壇樂器造成都監退行疏

伏以社庫回祿樂器毀缺及今繕完此誠不容緩之舉也恭惟我 殿下克惕於遇警彌篤於致敬設廳成命曾不踰日如臣無能猥忝敦匠念事體之至嚴懼工役之或稽按簿考例竊有所仰陳者記昔 英廟甲子仁政門火延及於殿庭鐘簏改造之役實在仲冬於是掌禮之臣有以當寒採玉爲難者蓋此磬材惟產於南陽山谷中穴而取之深者往往至十數丈天寒土硬其功倍之凍玉性軟十難全一而加之以煅鐵而藉之揚湯以磨之猶且費日多而致精則

未易也伊時 聖教若曰此時採玉何可爲耶待明春可也絲綸所及山氓如挾纊禮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之謂也至若今日之事節屆寒沍適與之相符而石役最難曾前造成每費三朔以外今雖刻日董督其不及於臘辛有事之日事勢然也均之爲不及則曷若且待開春採之盡其力揀之盡其精治之盡其誠之爲美且善也若稽 皇壇樂朔造之命厥惟在甲子前三年春耳此何等重也然而一二大臣有以俟秋舉行爲奏者又請以文廟樂移用之苟使退期移用之爲未妥則當時諸臣之嫻儀文鍊事務

而其言豈若是僉同乎今若遵北苑之已例稽南陸之不時姑以樂院金石之用於風雲壇山川位者權宜進用於數朔差退之間其於誠禮恐無欠闕夫禮樂也者順於天時設於地財察於人心者也故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此先王所以爲之禮爲之樂薦于上帝享于神祇者合於此三德也豈直鐘鼓云乎哉儀文莫重於牲幣而豐儉之隆殺爲恤民也品物莫備於水陸而烝禴之繁簡爲殊時也伏願 殿下遠覽前事俯詢大臣亟賜裁處焉

辭免兵曹判書疏

和江遺和 卷之四
伏以臣於今日賓對義不敢後而適罹寒感足疾益肆末由蠢動坐違天牌轉益惶懍靡所自措抑臣有不可進身者存焉臣於僚席之間非無難安之端而嫌有淺深事有主客言語雖阻而若於官職則未曾明引而顯避者界限素定取例亦多豈不隱痛于中而不欲上煩於朝廷其情吁亦憾矣近日一郎官亦於此僚堂有避遂卽引去而僚堂繼而呈告原其本事則臣與郎官其爲嫌一也始之自處雖不無彼此之差殊今焉反顧終未免爲苟且之歸寧過而反遜欲婉而近匿當去者不去不當避者先去則處義艱

疏事理乖舛臣將爲何如人哉茲敢披瀝肝血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諒臣迹之蹙蹙察臣情之懇懇亟遞臣本兵之任以嚴公體以申微悰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情窮跡蹙冒上辭本而事多曲折語未別白竟致微悃莫遂恩批徒紆歷日縮伏益無所措臣本空空老措大耳半世風霜心膽消小遲暮仕宦百事生疎上不能裨益朝廷下不能句校簿書而所欲自勉者粗守進退之義無失辭受之節幸而使國之四維不至緣臣而壞則是亦臣報效之端而今臣之尙

此蹲仍不出不處並與咫尺之守而又將失焉則臣何以自立於子大夫之列哉且臣於近日病氣忽肆始若中感轉似難名交睫則支體自掉強起則頭目皆暈其交於中者悶悶然如物之滯如氣之凝又如煩憂之不能釋者然前日之病足蓋爲之兆真元旣渴水火俱傷此深於醫者望而走者也以此之故賓對政席長懸病字以至於今日殿座侍衛莫嚴而昨旣屢違竟未躬陪臣罪至此當擬何律况今政月已屆曹務孔殷應所舉行動費旬望似此病狀實無以自力其爲缺四方韎韋之望妨朝家大比之政爲何

如哉一日二日公私俱病病中憂懼如無所逃茲敢收拾昏精畧陳至懇伏乞 聖明憐臣情之難安察臣病之難強將臣所帶本兵之任亟許遞免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請治犯禁掖隸疏

甲子

伏以臣等同忝法曹之列方按重獄不能事事向速嚴教固已萬萬惶悚而世道法紀一何陵替之至此也此際又有掖隸毆打禁隸事是亦壞紀綱之一端臣等查列已悉而昨奉批旨有令渠廳治之之命臣等始也瞿然繼之以憂歎夫禁隸帶王牌捉贓物則

雖大君王子家無敢犯手奪取而今此掖隸欲脫其親屬至於毆打則渠廳治之是亦治也而終不若治於法曹之爲明且快也事或巧湊又有禁隸作挐於掖隸家者方依下教痛加懲治而臣等亦知我殿下此教非爲一掖隸而發蓋亦反隅於疲殘平民之罹此患也而下民無知以爲一禁隸誤入掖隸家而卽爲嚴治一掖隸毆打禁隸而不下攸司豈不爲聽聞之惑乎臣等且伏聞此掖隸始訴喉院喉院却之俄而特查有命臣等死罪竊憂掖隸家微事達於天聰之易易也大抵操切掖屬在王家爲美政是以

先朝時洞悉此弊無少假貸寔出於宮府一體之義則此豈非殿下所當法者乎况今我殿下莅一初之政以振肅紀綱爲先務屢形於絲綸臣等聚首欽仰方媿對揚之未能而適此兩事不可以微細而忽之茲敢相率齊籲者正以小題目從大議論起是亦進言之一道也伏乞聖明俯賜諒察亟命以毆打禁隸之掖隸出付臣曹照法嚴處則其於新政也頽綱也不爲無助臣等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敘用後自引疏

伏以太室親裸禮肇稱於踐位法筵御講德彌光

於典學慶溢 宗祊歡均中外仍伏念臣之向叨金
吾也受特點於蒼黃之地按重獄於憤惋之時既未
能奮發思慮到底鉤鋤以少效沫血之忱而此際車
億萬之變又作矣凡府獄之防守與論啓莫非判堂
所主管則此而有失罪當何居始也薄罷非罪伊恩
繼之以堂劄臺疏之論斷亦從未勘實所甘受祗緣
臣之自孽混及諸僚震懍慙慙惟鈇鉞是俟千萬不
自意 聖德含弘曲加寬貸至拂莫嚴之公議遽侈
維新之恩命樂器監董與夫他司所兼或既代而復
差並仍其舊罪既未勘寵乃反紆臣是何人叨此殊

渥頂天踵地非殞結之可報而以臣情踪猶未若過
伏邦憲之爲粗安於義分也噫嘻今番逆變至爲僭
凶其排布設施決非一二賤隸輩所可獨辦盤覈許
久窩窟未破賊招屢幻獄情轉妖而若今縊囚之事
又其疑眩之甚者渠是賊變日門將也始因該曹請
拿方且如例捧供而其所爲言極涉慌怪以臣昏暗
猶覺其萬萬可疑不爲捧供別請嚴問則雖於未覈
之前姑置時囚之中惟宜多般另飭十分嚴防而慮
不到此漫不檢察以致變出意外乃又倉卒驚惶急
於請檢只憑縊斃之傳言未及更審其刀痕是何等

關係而疎漏至此此實臣萬殞難贖之罪在朝家刑政之嚴寧或使之倖追而臣亦何敢爲冒沒束帶重犯無忌憚之誅哉且如社樂之役所關莫重而臣旣無以進身則一時虛糜尤增罪戾茲敢畧控危懇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先刊臣所帶兼司諸銜仍治臣前後辜犯以嚴常憲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自引仍辭免弘文提學疏

伏以臣於近日有罪未勘偏蒙出常之寵眷而一味蹙伏若不知天地生成之澤者是其心豈真如木石頑哉誠以重戾之倖追而因仍冒出情之所靡措也

公議之峻發而不少顧忌義之所不安也至若諸僚之或自堅引同罪之或在恩勘亦皆臣難進之端而臣方內省外怵急於自列則此猶屬第二件事豈非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耶所以樂廳召命至於屢違者職此之故而及奉 聖教勉之以莫重之義加之以嚴飭之命時夜將闌事會凌遽遂不得不唐突承命是雖出於嚴畏義分而適足爲忘廉喪恥之歸其何敢夤緣事端便作彈冠之階乎臣固知乍出旋入有若顛倒之甚而其實則朝之膺命不得已也夕焉引義不可已也又何嫌於或出或入之煩乎哉

續通志卷之四
纔自陪進之班治疏將上際伏見政眼下者以臣爲
弘文館提學者恟怛震懍益不知所以自措臣於是
任千萬不近似固一世之所知豈待乎臣言之自陳
而且不論華藻之巧拙聲望之下劣在今乞勸之未
暇又何敢拖長引短賁飾文苑之禮讓爲也特以新
除之下若不槩及則尤爲悚惶而亦無以附陳目下
之處義故茲敢畧舉其實實亦無文故耳伏乞 聖
明俯賜諒察亟遞臣新舊官銜仍治臣前後罪負以
昭法紀以全微諒不勝幸甚

辭免崇祿加階本兼諸任疏

伏以喬封展慕愴霜露之旣遁渭廟朝真愀雲日之
復覲誠禮咸備神人胥悅臣於此際奉修 陵之役
忝敦匠之列幸而告完曾不費日蟻褥餘忱鳩僇茂
效而匪意思資至及無似聞命恟怛若無所措臣本
孤畸蒙 三朝不世之遇致位崇顯冥升已極而絲
毫莫報覲顏如醒今又以罔功之賞更晉一級匪惟
臣之揆分悖惕歷日靡定在 聖朝慎爵賞之政亦
豈不大謬哉伏願亟命還收以重公器焉抑臣於度
支之任終有所不敢冒據者卽無論事務之殷簿書
之繁顧臣精力轉益耗落去年今年日甚一日雖於

無事之時不可以宿研易言之也况今殿役方始事體莫重而既經中撤便同猝當勿亟也則寒節漸近非徐也則工治難精自非智計周乎事物神精逮于巨細已難其堪荷况以他務而間之雖欲致其專且一得乎維彼惠局之爲劇務幾埒地部而兼管摠領於任爲偏重其已例之有無如何猶屬末節臣之下所掌誠有不可以兼治者非直以其華臚之故爲此避遜者然也以 聖上之明必有所以處之俾臣得以專意一事豈不爲公私之幸乎臣方治疏之際伏奉華府試券考試之命天牌且狎臨矣臣之羈縻

於文苑之任已歷半年于茲而除拜之初因事控辭事過乃已遂復一向虛糜不進不退由是而廉防日壞情迹益蹙而忽焉若相忘者然蓋以非所擬而擬者無容於辨非所有而有者不待乎辭臣於是任也夫豈辨然後明其濫辭然後得其斥哉不自意譴何不加召命屢降惶慙轉甚莫省所逃臣之自來不文業已畧陳固 聖明之所俯燭而其在乎今日則於臣爲必遞於朝家爲必許者誠以營建之役臣旣受命矣此其勢不可以兼及文事不啻如地部之於惠局則其何敢貪戀堯攬不思神精之不逮公役之相

妨也哉且况本館之事務多滯舉行方急而臣既役役乎木石斤斧之間顧安得無緣臣而有牽碍延拖之患乎左右思量承膺無路茲敢尾綴數語仰瀆九陛伏乞 聖明俯賜鑑察諒臣本兼之相碍逋慢之可誅特命遞解亟加處分以便公私以嚴紀綱不勝幸甚

辭免弘文提學疏

伏以臣於文苑之任副急一出夫豈得已哉以才則少汨功令老於簿書非可擬於是職也以時則法殿營度受任已重不可間以他務也所以向控辭本幸

卸一擔伊時聖批特諭以專意董役而臣則自幸其得免於濫竽曾不多日旋又受之聖恩愈摯而臣心恟怍益無所自措然而事會凌遽辭未獲命遂敢提筆登筵抗顏於考試之次非不知朝家之政貽銷刻之嫌咫尺之守冒郎當之譏而臣之所奉而周旋者惟是再疏恩批中考試不過暫時之事八字帖在頂上私竊以爲恩命之乍遞乍授非天鑑遺也祇爲暫時事也賤跡之或辭或出非自處異也亦以暫時事也事過之後自當以初下教爲歸而今焉歷屢日其職猶在也是豈臣始慮哉昔程伯子修澶州橋少一

長梁每見林間之佳者必起計度於心戒學者曰心不可有一事今臣則異於是殿役之重非比於修橋之微長梁計度已是卽事而又重以兼務多掣求解一念橫着肚裏不啻幾長梁焉雖欲專心於鑿鼓之間得乎茲敢畧暴實狀仰瀆 宸聽伏乞 聖慈俯垂體諒亟許鑄免俾得專一於工役仍蒙惠澤於終始不勝幸甚

因營建事臺疏後自引疏

伏以臣得伏見憲臣疏本及批旨下者竊不勝悚仄之至臣於殿役屢奉 筵教惟以樸實爲主而繩尺

間架自有舊制雖不敢輕自增損但念後世作事每患質少而文多見聞相狃心手易差不待此箇議論而臣所日夜戒懼者也至若徵調之煩卽實題語也以取材言之關東大木間雖停減秋事未畢流下亦多以庶物言之所需諸色隨產責辦麻鐵土采其類非一每一押帖何嘗不再三停筆然而役不可休勢不容已則外邑之運輸京曹之照納民易受困吏或售奸臣亦粗識此狀非不欲每事操束而自來迂疎莫之周察貽弊之說至登章牘臣方惕然警動另加查飭而安保其來者之不如今也惟是臣之慙慙者

識小而任大神昏而事繁上無以副 聖明儉約之
規下未能塞吏胥誅求之習事事憤憤無往非罪非
敢以平說之臺言攬以爲深看曲引之端自量才器
無以堪任大事而奏不日之功豈非公私之俱病處
乎茲敢畧控短章仰瀆九陛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
亟遞臣敦匠之任以完巨役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錫馬之典仍辭免戶曹判書疏

伏以惟皇天申命用休誕惟以堂構之責篤畀于聖
人歲旣登穰寒不妨事 法殿告成舊觀重新恭惟
我 殿下乃將嚮明出治於此布德行仁於此以鞏

固我萬億年無疆之基凡厥臣庶罔不歡欣瞻仰誦
靈臺之篇獻斯干之頌而况如臣者猥膺敦匠之役
其與有榮自倍於餘人然而營作之時夏后卑宮卽
聖上之心也漢殿威重亦所以尊堂陛也惟當以無
墜前無侈後爲畫堵而觀於後世制作文勝如就下
質勝如升高此臣所夙夜憂懼恐不克稱塞明旨忽
於千萬匪意天閑上駟被以龍光真若有可酬之勞
者然且感且愧莫知所措也夫錫馬上賞也况於面
給卽是心貺上不可以濫施下不可以冒受也決矣
彤弓之義康侯之寵豈宜爲罔功者所可玷也哉乞

卽收還以慎嘖笑之戒焉仍伏念臣縣才窳器神力
耗落理劇之任諒非所堪而逃遁無所事務方殷
攬於脂膏之所扶曳於馨鼓之場式至于今日矣本
兼兩任並閱國賦兼而爲治蓋亦尤難律之古制非
曰無例揆以近聞終涉偏重古制當論於古人之才
且能者臣是今人之最下劣以臣而冒近例之所罕
乃欲自諉以古制如此豈不爲當世所嗤點乎特以
殿役告訖之前事體也重分義也嚴屢辭而旣不獲
命則強策黽勉者以待日月之明以時照察故耳又
况臣自七八日來輪行多痒衰氣易觸脊痰腹癩內

注外癩委在床席方且洗貼在法雖非十分危證其
實則時日之內供劇無路在臣自力之時專治一事
猶懼夫不效而以此病兼此任責之以繁務重管則
竊恐 聖朝體下之政不應有此苟然也况今國有
大慶縟儀將舉一應儀節多是臣曹舉行而且又卽
日賓對新蒙寵錫乘而拜謝亦莫之能宛轉呻吟悶
隘轉甚茲敢畧入文字仰瀆崇嚴伏乞天地父母特
諒臣所辭之非過實病之難強亟命遞改臣所帶職
名以卒生成之澤焉

健陵奉審後自引疏

乙丑

伏以皇天 祖宗默垂監臨我 聖上痘候大順至
吉仰不貽 殿宮之憂俯不藉醫藥之功此實東方
無疆之福而尤有光於 肅考故事臣民慶忭曷有
其極仍伏念臣策勵衰朽兼管劇務揆分量力悚赧
恒積而當國家有事之時所不敢言私耳豈臣衷情
自安哉不意 健陵之修改出於意慮不到之地此
卽臣昨秋董役之餘也臣於奉審以還一念震越罔
知所以爲措昔防墓雨崩而聖人泣者以古不修墓
也墓之不修由謹始也 仙寢事體果誠何等嚴重
而今則與不修有異秋而修之及春又頽墮臣分於

終事惕 宸衷於孺慕役夫歲興國容甚損設土莎
或殊其燥濕封築不適其豐殺慮所不逮理固宜然
要皆董工臣子不職之罪也而且况敦匠之任度支
主之責以不效臣實當焉論其僨誤誅殛惟輕而乃
者 皇壇奉審期在明日天牌又儼臨矣如臣負罪
未蒙嚴勘又何敢晏然周旋於壇墮咫尺之前哉茲
陳短章仰瀆崇聽伏乞亟降重誅先治臣前秋蔑效
之罪仍命譴罷臣所帶職名以嚴國體以勵臣分不
勝幸甚

辭免戶曹判書疏

伏以人臣之辭官職非一道也有病則以告請親老則以情丐才弱則以不稱引有一於此皆足以妨公害事而其言猶以私也至若兼管重任役繁而務劇守一職則曠一職治一事則廢一事如是而辭焉者乃公也非爲私也夫豈可以辭可以無辭者比哉臣自來脆質跨歲奔走其中已枵然而此非臣所自恤者有母旣耄非人子從政之時而適當春和舊病不作則臣又不敢數數言疎才蔑識本非可堪而始旣不能堅引今而乃言非後時也耶特以本職之外添一惠局因之以兩都監之役百務叢集左右靡暇智

不足以應紛糅力不足以任竭蹶非獨私心之爲懍惕實朝家公共之憂而惟是敦工兩任卽係終事之地直以顛仆爲期惠局則前旣屢籲不待更懇而至於度支爲任非不重也而事體異於都監其務固已殷也而供億倍於常時雖使強有力者專心以治之尙患不能率職乃欲以九分已弊之神精全注於琬琰輿輶之事而借餘力收頽氣署押於牛毛之簿判決於駒隙之頃一或濫觴漏以尾閭國家之設大司農者豈豈使然哉此不可一日冒據也決矣且臣於是任前後屢叨已爲七八年所耳人有恒言曰凡人

久於職則心手熟而事易辦臣獨不然在昔濫膺之初既無他事之相掣而束吏胥平貢市已萬萬多齟齬處况今血氣盡衰心力俱耗凡百事爲隨而落下不啻較幾數層級而兼領諸務之煩又如彼臣雖欲竭智殫誠以效絲毫之報其於老牛之力既疲駑駘之任益重何哉臣抱此耿耿久欲一陳而間值靜攝之際不敢以曼辭仰瀆今幸邦慶自天藥院既撤庶務畢舉敦匠方亟臣始可以畢暴情實仰冀天鑑之俯垂矣伏乞 聖明念官事之無攝察職務之有妨特遽臣所帶地部本職以便公體以安私分千萬幸

甚

辭免輔國加階疏

伏以颺 慈徽於寶牒薦縟禮於 殯殿哀與慶半愴慕采極臣於此際忝叨敦匠固已茂效於奔走而猥又以文字之事承乏苟充辭藻荒蕪神思鈍弊終不能摸天日之光賁琬琰之美屏息俟罪赧懼靡措乃者禮成之日恩賚遍加罔功如臣亦預其中隆秩天駟寵命聯翩雖非疊受便是荐貺爵賞之濫臣竊爲 聖朝惜之夫賞莫大於超資而資莫崇於輔國是以昔之躋斯位者率皆耆德宿望爲朝廷所標準

其夤緣事會幸而致之者固未嘗數數有之臣之卑鄙尤何足擬議也抑臣纔以所叨太繁懼不克負荷敢上辭本冒控情實非不知此時有司之臣義不敢爲丐免而惟其此時也故不獲已爲此也 聖旨靳許大違始望竊自恨誠淺語凡無以見孚於君父而曾未幾日又蒙此恩命其職事則猶是而爵秩則加進焉將裁損之是圖而反益盈之豈不誠覲顏者乎况臣自來庸孱中經淪落志趣意望本不出於凡卑冗散而幸際我 三聖人之世鴻恩湛澤汪漾荐至年除歲遷滾到于此而其在於公也隨逐隊行未有

出一言劃一策以效絲毫之報以言乎私則臣於父祖未卒之志事無所遵承而爵秩則過之家國之間居然做得無狀底人物而顧其身榮亢徒極是豈臣門戶之福哉繞壁隱憂情不自安茲陳短章仰瀆崇聽伏願 殿下責臣之辜恩憐臣之過分所授新資特命收還使名器之重毋致濫猥世祿之家知所謹約則非惟臣終免於大戾殷筭慎賞之義禹範錫極之化我 殿下可以兼有之矣公私不勝幸甚

戶判仍任後自引疏

伏以臣之日前所坐是豈尋常僨誤之比哉迎勅大

事也傳命重禮也苟有關於此者雖儀節器物之微固宜預講素辦待時趨用致謹致慎毋或稽忽是乃事理職分之當然况於御帖櫃子所重尤何如而臣則昏闇憤劣茫如墮霧始既泛泛磨鍊終未數數董飭竟至僨使已發禮官追傳論其罪戾當至何境籌司論列猶屬末勘而 聖度天大罰至薄罷匪罪伊恩悚蹙方切曾未三宿既敘復仍恩命自天惶隕無地第伏念今此處分實出於客使且迫重任難易使之戴罪從事俾知懲畏臣雖愚迷寧不激感然而似此罕有之舉蓋爲微青細故可收桑榆者設耳若臣

者雖於按例備具之事尙不能奉其職則矧乎迎送接待事務叢遽之際其何望終有濟乎此不待數計而可知也竊又自念臣之精力比之年前當此任時消鑠無餘日甚一日重以積瘁成疾左脚風發無端震掉有時顛蹶當炎熏炎訖未見效向來閣外之徑退卽亦失儀之大者若使之躑躅曳踵以迎遠人不幾近於跛且眇之見笑乎形狀若此而加之以難贖之愆罔赦之辜憑恃寵靈冒沒揚揚徒自諉於在囚之郎僚而晏然若經勘也哉伏况國葬習儀卽在當日天牌且狎臨而臣於本職旣無以承膺則事體莫

重條件雖異而其爲度支之所兼一也在臣難冒之義實無彼此之殊茲敢忙陳短章仰瀆 嚴廬之下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遞臣職仍治臣罪以爲不職慢命之戒千萬幸甚

辭免宣惠堂上疏

伏以臣於見職黽勉出膺是豈臣所可強而然哉以言乎病則跛蹙轉甚而醫治無暇以言乎情則恩敘雖侈而罪戾難贖冒沒奔走實無其望而猶不敢自恤者特以 厥儀初戒客使且迫屢承嚴命自壞廉防內省外怵度日如年病裏添病罪上加罪惟誅罰

是俟而至若惠局還差尤有格例之可拘者前此四五陳懇終未蒙體諒則臣之蹲仍亦諉以例或兼察故也今則與前有異蓋度支實職也惠局兼銜也而惠堂三員其一度支之例兼也是故自惠局而拜度支則此以兼銜而加以實職所重在乎實職也自度支而差惠局則度支元有兼銜此以兼銜而復添兼銜也雖似朝三暮四之無甚損益論其格例迥有區別不啻若毫釐千里所以設廳以後未有一人自度支而轉差者也臣何敢期當無前之例晏然兼摠而並管也哉朝家之設爲公格卽馭世之繩尺也夏稱

關和周設六官是已其不可踰越如此之嚴而今之所拘乃如彼明甚則尤不宜苟充疊授徒損事體也決矣臣雖急於求免豈敢曲引法式枉節例讓重犯無嚴之誅哉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寢臣惠局新命以重公格以安徽分千萬幸甚

辭免戶曹判書疏

伏以日月不淹 孝安殿虞卒已畢臣民廓隕曷有其極天道流行繼之以吉祥 聖痘頒慶乃今誕舉此實東方再昌之會而光啓我萬億年無疆之休時月愈久懼忝益新猗歟盛矣仍伏念臣於見職夫豈

力所堪而病所強哉特以受任於終事之地蒙仍於延接之際含恩怵義抵死竭蹶誠不覺疾之在體而亦不敢於言私今也 喬封役訖梁館使歸非長髯之攀輻而恩侈錫駟愧跛者之迎客而禮卒致餼賞於何有罪則倖逭臣始可以陳懇矣臣受氣絀薄不及中人遠甚而家有老母不能稱病亦未嘗數數請告於朝廷者以塵刹報恩在於奔走故耳非真不病而然也不幸首夏之初又病左脛時時震掉發輒顛蹶醫言此風家之前茅不治將深臣亦自視爲危雜試湯炳而只緣職務在身屢失調治之機至於近日

證勢益肆動於脛者及於膝過膝以往精神恍惚四體委地如昏室然始則數日而一作今乃一日數至或謂之痺或謂之脚氣其名雖殊咸屬於風風之爲崇長於百病一發之後固難責效於針藥而竊自有情急者臣母篤老心弱撫護臣尙如嬰兒見臣之病過加焦灼忘寢與食日夕勸臣以解官調汝之病解吾之憂臣之病源旣深藉令解官豈望遄復而臣母之憂則庶解於目前此臣所大願也且今都監俱罷朝野多暇而地部之劇固自如也寧容臣作一養病之所而臣於朝班衆會病亦屢發萬目所覩皆知其

不可強則臣雖欲自掩醜態澠涇蹲冒亦何可得也臣本以百無肖之身歷事三聖人之朝滿頭如絲之髮皆恩造所涵而夷考其事君行己之方無一善狀罪戾日積惟聖度寬大不加之誅天監至昭不乃崇降疾殃躑躅蹙蹙將不得爲平人樣子實由臣才薄位隆自速厥罰俯仰悼歎曷云可及倘蒙我殿下終始生成之澤許解重擔得尋生路息肩於簿書安意於刀圭賴天之仁復蹈平地則自今至死之年皆殿下之賜而庶得與老母同祝聖人錫福之化伏乞聖明哀而憐之亟遽臣見帶度支之任

俾重務母瘵殘喘得延千萬幸甚

辭免戶曹判書仍乞養疏

伏以臣於秋間省墓回路脚病益肆轉而之於溫浴
百方罔效自知不復爲平人歸伏江干携挈老母就
靜而調疴任便而養老餘生志願無以加此惟是觚
稜入望報答無日昔人所謂處畎畝而心魏闕者非
獨賢者爲然也此際伏奉度支前望特授之命驚惶
感隕莫省四體之攸措臣本菲材繇力無所取於治
賦而濫荷 兩朝罔極之恩前後八年之間六掌地
部再管惠局其受任也如彼其專且久而若言其奉

公率職之狀則無往非罪典守之不嚴奸弊之莫遏
有不可毛舉而指數顧臣處地本殊於人而始不能
避遠脂膏終莫能裨報絲毫俯仰天地慚負至此中
夜以念生不如死 聖度寬大縱逭刑誅亦何敢復
玷金穀之所以益其不忠不孝之罪哉雖然此猶屬
臣身上言也第臣老母間因起居失宜腰脊違戾頑
痰流注寒氣乘之轉入小腹時時衝上急則昏室不
省緩則牽引痛楚奄奄若晷刻難保者然雜試湯熯
徒損真元于今跨朔日就危劇床褥之上僅存一縷
殘喘臣方湔泣焦迫靡所止屆當此之時離側供劇

非所可論抑臣有平生至切之懇卽天理人情之所固然若復嚴畏越趨時至而不言後雖悔之亦將何及竊念臣母之齒差過十餘日子則洽滿九十黃髮在堂懼多於喜唵啞餘暉就養幾何謹按禮曰八十一子不從政律曰九十二子歸養臣於母年八十之時亦足言私而未敢者誠以臣母只有臣一子臣若去則疑於諸子皆去於義爲過及今而臣不去則是諸子皆不去於禮爲不及叅以事勢推以經法臣之乞養今時不可緩也目下病狀藉獲无妄似此禮節卽屬庸行豈非爲人子者所大願欲至榮耀者耶臣

觀古之以親老乞養者代不絕書特古史簡畧不言其親年幾許惟 皇朝萬曆年間饒氏兩侍郎位與伸以親年期頤乞養而去任邱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亦皆以母年近百而歸近百者九十以往也當世羨艷合爲一傳我東則 中宗朝判書臣宋欽以母年踰九十乞養而同時若知事臣李賢輔亦歸而養親賢輔者臣也其母之年高可推也 顯宗朝監司臣李泰淵母年八十上疏引國典乞養終母年不出所舉國典乃禮經所云也近世如副學臣金和澤親年雖不至大耄亦歸養焉臣所目擊也此其人

之受任或緊或漫而要皆一世之所惜去也然而君上不之靳朝廷莫之留者良以所懇雖私而其事則乃天下古今之通義如臣碌碌本不足有無而其親之耄且病卽昔人之所同豈以臣不肖之故而獨儉其歸養之情哉伏惟我 聖上以孝爲理凡於廷臣陳情未嘗不曲循而亟許此實古聖王及老興仁之政若臣情懇庶蒙矜察臣抱茲耿耿以待明年久矣顧今職名不可以久縻親病不可以暫離茲不得不瀝盡肝血仰瀆崇嚴伏乞 殿下深軫禮訓明按國典遵皇家之遺章體 列朝之美事亟遽臣本兼諸

職仍命選部勿復檢擬俾遂至願則臣亦老白首矣未死之前母子相依歌詠 聖澤涵濡於錫福之化此豈但臣身之爲榮抑亦爲風教之一助臣方攢手翹足千萬顙企

再疏

伏以臣之母病實狀槩於前疏控告之因而及於丐養一事此是煎迫之情理切至之祈懇臣於晨夕侍側瞻望顙祝預以是寬慰病懷萬一而及奉批旨下者不惟不賜允許申之以促教臣於是自愧其誠淺辭拙不足仰感於慈覆之天而願其情則誠無以須

與按住茲不避猥越敢又悉陳之惟 殿下哀而憐之臣母之齒今雖滿九十九十以前豈非篤老而幸其自來鮮病起居無愆臣之恃而無恐供劇奔走殆不似篤老下人事者職由此耳自患此病證勢日劇跨朔沉緜一臥床茲若無省覺微微痛聲僅出喉間如欲小加轉側則費盡氣力流汗如漿真元大陷危證疊出臣方叫號神明煎泣罔措除非在傍目覩者則或有以前日之強健一例歸之在臣祈祝之私豈不願如前日之爲而何可得也且以前日強健之故一有所患尤不能堪耐痛楚躁鬱有倍於居常善病

之人况於旣耄之年神氣垂盡而受傷也深且重又如是是以病心愈弱臣固左右而闔眼則或慮臣少離輒復呼臣臣於此時離捨供職實非人理之所可論上天至仁豈不矜燭之乎至若乞養之請蓋因十年間蘊蓄者臣於臣母之未病也每多吐露於同朝適值母病如此不得不徑先旬日因言端仰乞而到今情私之急實有朝夕之慮則長服乞養猶涉汗漫語也然而臣於 聖批中竊有所惶恐仰復者人生九十世所絕罕凡爲人子者孰不願親年之如此而此豈人人所易得哉幸而得之則引禮援法仰冀殊

恩者非直爲養老之地亦所以榮其親而颺君父錫壽之化此非有係於其官之高下其子之賢不肖則惟患人人之無其事何有於人人之不可許乎古聖人立經垂訓以詔天下後世者蓋欲使人人而爲之人人可爲則人人亦可許也雖於壽域之盛千官之衆其可請而可許者凡幾人哉大抵乞養異於乞骸乞骸不得則雖死於官卒於位可也乞養不得則積誠祈懇而已自盡情私而已與其上下相持徒使其憫蹙抑鬱而終不可奪曷若施之以禮承之以寵臣主之間兩全其美之爲盛德嫖節也哉顧臣一介幸

際 三朝恩造則與天靡極報答則無地自效豈不欲於未死之前陳力就列以圖毫末之仰酬而况且新命愈摯飭教轉嚴自非情事之不得不然其何敢咫尺城闈屢犯違傲甘自歸於孤恩負德之科哉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遞臣見帶之職許臣終養之願仍治臣前後慢命之罪以嚴國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免水原留守疏

伏以臣情私煎迫猥控至懇仰干於聽卑之天迺蒙我 聖上推孝理之政施體下之仁度支重任特賜

攀禘恩至渥也德甚盛也臣雙擎 聖批誦以告於
臣母臣母呻嚙之中聞此言攢手北向而曰 聖慈
如天老身疾病乃被朝廷軫念至此耶感激之極爲
之泫然盈眦臣心隕越尤當如何臣之自量竊庶幾
由茲以往幸得長暇母子相依以遣餘生至如離違
病側羈縻奔走則亦或不之慮也千萬不自意華城
留守新除之命忽下於此際不審 聖明奚取於臣
而終不欲棄捐若是耶誠以臣母之耄且病欲使之
便養而慰藉之也臣奉旨感泣益不知所自措也
夫是職也無論其任隆而務繁卽是 仙寢奉安之

地而所重尤自別願以 先朝逮事之蹤叨此每歲
陪蹕之所瞻依 珠邱密邇 原寢時節以奉灑掃
粗伸萬一之誠則白首未死願亦足矣第念臣母无
妄一疾涉月彌留真元日下氣息益絀綴而至今保
有一縷者實荷 聖朝曲加憐察俾便救護之恩也
然而懍然之憂則蓋無時而少已也如欲黽勉赴任
以承德意則顧其病狀難於轉側非路之遐而將往
無由此時離捨又非人理之所可堪臣情到此寧不
悶迫乎哉且况臣之前疏所懇實由臣母病焉而辭
劇老焉而乞養曾未三日恩命又侈而臣之情理猶

夫前也藉曰養母之道內外有殊然其一身所縻彼此無間焉有丐養未幾諉之以榮養而晏然冒赴者哉所可愧者臣之精誠淺薄不能仰孚而乞養許歸亦是不恒有之殊榮則臣何敢遽望於立談之頃而若臣情懇之切非出於一時外飾之言天心至仁寧不矜察之乎臣抱茲憫隘不敢終默畧控情實仰瀆崇嚴伏乞天地父母特垂憫諒亟遞臣新除職名俾臣得以任便調護安意侍養以伸至情千萬幸甚

辭免水原留守申請歸養疏

丁卯

伏以居諸遄邁 孝安殿終祥奄過中月且迫臣民

茹恤益復如新天道推遷哀盡慶來 惠慶宮高齡愆度不日康復實由我 殿下誠孝之所格蹈德舞仁孰不同然仍伏念臣之待罪留臺居然十五箇月矣城闕烟雲卽昔日陪扈之所也兵民謨劃卽昔日叅聞之餘也臣今不死來守茲土灑掃 陵廟當作何心非不欲畢力願忠以奉創未半之志業而自乏保釐之才重爲衰氣所乘新效旣邈成法多隳俯仰慙悚何嘗一日安乎心哉特以 上所惠畀者憐臣母之老也臣所冒叨者感德意之厚也遂於乞養之中莫遏奉檄之衷以至周歲豐養肌革勝昔聖王錫

壽之化今於臣母而見之母子攢手庶延頽齡不幸
自去冬來忽患昏眩之證眩之爲病殆若老人常證
而臣母之病異於是其狀類風猝地昏仆久然後乃
甦旋又頻發此蓋耄耄以往神氣俱竭非充養滋補
之所能及也臣母於病中自言以望百垂盡之齒罹
此重崇朝夕且難保而所處之室非尋常官廨之比
行宮體貌極其崇嚴其何敢吟呻於斯以重添一病
哉促臣捲還俾便病懷臣無以強抑母心已於月前
扶携歸家矣臣母旣歸則臣未由須臾離捨遠跡孤
館若欲遙領虛糜以延祿食則南都重任豈容瘵曠

若是耶且以目前事言之節享不遠春審方急官點
有期都試漸晚是皆關係至重抑亦職務甚亟而實
情如此公私相妨其在體下之政寧不爲之矜念哉
且臣於年前以母老歸養之意猥控情曲未蒙準許
旋叨見任拖至于今今則臣母之年已入期頤之域
喜懼之私今年倍於去年而新患又如此惟有陳懇
解務仍乞長暇崦嵫末輝幸自奉於餘生河海深恩
庶圖疇於來世茲因丐免之章又此申告情有所不
自己者也伏乞 聖明念臣母病之難強諒臣本情
之采切亟允解符之請仍許歸養之懇千萬幸甚

辭免判敦寧疏

伏以臣於春初自華而歸敢引親年之望百復申歸養之衷素臣之祈懇于今三年乃蒙我 殿下如天之仁曲成萬物德音孔昭獲遂至願臣於是携孳老母歸伏江干迺晨迺夕以無事爲悅左之右之以相依爲命草蔬甘於三牲菽水歡於列鼎入則母子白首交手祝聖出則與沙鳥江魚涵泳盛澤人世榮養無以易此至若時節慶賀恭修常節雖不敢與在野疎遠者自比而觚稜咫尺報答無地每中夜以興若無所歸旋又自解曰如臣不肖生逢老老之聖人躬

被陶鑄之至化苟使臣永無見罪於陽司業李令伯輩而烏烏之私有能裨孝理之光輝則是乃報國恩於萬一也今臣之所自勉只有此一條而已千萬不自意敦府除命有隕自天且感且惶莫知攸措本府雖曰閒局亦異樞銜上旣許暇則無論緊漫不宜復授下旣丐養則凡係職名在所必辭若以今日之寵命乃或趨承則是委前日恩教於草莽也所不敢也如欲因循苟且以待處分則跡涉於慢亦不可也毋寧早自陳懇唐突煩屑猶爲不安之小者茲敢畧控情實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特遽臣新授

職銜仍令選部勿復檢擬以卒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啓

請遼東伯旌閭啓

戊午

日昨拜苑禮成輦路駐蹕感歲律之重回愴遼伯之
偉節渙宣宸藻恩及遺裔甚盛舉也孰不欽誦臣於
前年奉命致祭於鐵原舊家門閭冷落綽楔無施故
恠問之則一境儒武皆以爲朝家崇報之典至矣盡
矣惟此一事未蒙成命云臣歸而考諸諸家金石春
曹謄錄皆無可見維彼軒天大節固不待儀文賁飾
有所增重稽之國典終爲欠闕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論水車啓

己未

臣謹依 下教招見鄭始元則其言以爲水之趨下
其性然也若夫設機巧激以行之終非水之性故可
暫而不可久可少而不可多可容人力而非自然也
今所陳設筒引水亦似乎激而行之其實則上流受
處高缺下流洩處雖引至數百步之遠紆迴曲折或
起或伏畢竟噴起處較之筒口蓋落下幾許此無他
水之性終必趨下故也嘗裁竹筒試之鄉中則明知
其無疑若以陶瓦爲筒其交接處兩口相銜外施小
圍間實油灰可免滲漏之患云臣等依其言以竹筒

試之則數轉起伏如山字形而亦果引起吐噴如法且見其所爲書則不過兩葉只論此法別無他制之旁及矣大抵從古水器如龍骨玉衡之類皆是卽地引水激而高起終非水性之自然故不能久行無弊至若設筒引水蓋出於農書中連筒法特推而大之耳比他取水之器似可易行然而夏則沙或遇潦而中壅冬則水未盡洩而內凍壅則不流凍則甕弊春秋修補勢所必致雖以瓦陶爲之引至數百步或幾許里則費用多少特其餘事其所燔成者不苦窳而合於用有未可必但其所言不爲無理况當農政求

言之辰旣非精妙難知之術則先自一處試用無妨渠是南土之人生長農鄉地形水勢之可設處想必稔知令本道知委地方官使之姑依其言擇地設施容入物力優劃公穀待其事功之成就然後頒示諸道實爲興水利勸農工之道以此分付湖南道臣何如

請內贍寺矯弊啓

本寺釐弊之方前蒙 下教矣公用之每年不足殆近半千故在前輒間十年請得惠廳錢四千兩以爲取息補用而惠廳則計年儲留貢價以爲收捧之道

矣已酉所貸者去年已盡還報勢當又爲請得而惠廳則事勢與前漸異故持難於每每許貸本寺則猶以前貸數少僅抹目前之急必也加數請得退限還報則其間取息自可饒足計其逐年公用之贏餘可當惠廳貸來之元數則不煩更貸自立本錢云而此亦有難便大抵給債取息必也專責於所管貢人若此不已該貢終至於凋殘亦非良策爲今之計莫如合司於供上六司中而六司中惟義盈庫則三日供上之限相同供上之物種亦多相同若於該庫別立內贍一色使之專管本寺所進排牛毛油醋等屬而

官員則通融入直員役則各受本料彼此相資無所掣碍而本寺官用等物皆無所費足以補公支過而舊廨則自當斥賣報債最爲無弊在前司醞合於內資寺豐儲合於長興庫已例亦多可以旁照至於本寺提舉則歸重於義盈而屬之度支例兼可也歸重於本寺而仍置亦無不可即官三員則合寺之後一員足矣或除減可也或分屬於日供衙門之員少處亦無不可而此則事係官制非臣所敢言并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請宮人墨世舊第贖還啓

壬戌

宮人墨世舊第贖還事頃因大司諫白師謹陳疏蒙
允矣曾在 先朝丙午年間特憐其忠節之卓異命
訪其遺址而伊時京兆廣探博訪終未的知其在處
只施旌閭於其姨孫之家矣今於命下之後更加尋
覓於壯洞延秋門契近處而官籍私券皆無可據者
惟是洞里故老之言多以彰義宮北墻外一閭家依
佈指點大抵褒忠獎節如築壇豎碑之類蓋多取其
近傍之地未必的知其為某處則要之宮人舊居不
出此洞中矣因其指點之所而買給一第不害為贖
還之義矣

請褒已亥宮人啓

已亥宮人事雖與墨世事端各異而其為捨命不渝
一也前此筵臣亦嘗仰陳雖未蒙俞而其忠終非可
泯輿情久而愈菀不可無褒獎之舉下詢大臣處之
何如

請 景慕宮祭樂釐正啓

往在已未年間臣待罪本院與僚臣李書九同奉
宮享時行禮則不久而樂章則太長 先朝聖教教
以未免禮已成而樂有餘不可不通變遂命臣等釐
正臣等率諸伶人遂就前用樂譜中稍加刪節減其

腔調大畧三分之一而迎神曲則謹依舊腔分爲九成以稟伊後幸 本宮時親臨習儀遂命以此進用自已未臘享爲始而但樂之腔調既減則樂章文字亦宜刪節以爲相稱之道伊時下教有從當親撰先以舊樂章文字附籤以下姑依此用之事命下而竟未蒙釐正遂至今用之矣大抵樂章與樂譜旣不相稱而一向以附籤樂章用之一章中或兼用兩曲一曲中或單用一句有非永久遵行之事則爲今之道如以釐改樂章爲難則還用舊譜與舊章未爲不可如以新樂曾經 先朝睿裁旣已經年薦用有難更

寢則依古例令文任改撰樂章恐宜矣

請軍資監郎官自辟啓

軍資監所重幾埒太倉而積痼之弊難以毛舉以言乎廩料則混雜而不明以言乎倉屬則奸濫而無憚比年以來各穀逋欠動以百千計畧加修正旋復淆亂苟揀其弊則莫如郎官之得人耳曾前太倉之弊太甚於本監而幸因癸丑特命釐瘼先從郎官爲自辟之窠行之十年成效已著幾成完固軍監太倉均是管庫而例擬自辟得失顯殊今若畧倣是例就本監判官奉事兩窠自本曹以實職中擇差若其計朔

遷轉俱照太倉式爲之而今番係是初行并與主簿直長亦依太倉癸丑已例以在職人隨品相換則在銓曹不失原窠在倉政當期實效豈不爲兩便之道乎況且辛酉壯營穀移劃之後積在惠廳陳腐可慮用舊蓄新不容少緩今年漕穀正擬多儲本監本監倉廩之荒廢者亦已修改嗣後典守尤重於前及今通變實爲先務而事係官方所關不輕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再啓

軍資監郎官變通事前已仰陳蒙允而其中有不可

不更稟者當初所引之例卽太倉而太倉令一窠每以曾經守令有聲績者於實職中相換使經二年漕運捧納後始許遷轉矣中於此職者數旣無多而若以有聲績早晚外任者使之係着於二年之限則不無掣碍之端此則並與太倉令依各司自辟例外任檢擬勿拘此限似爲得人之道而事係官方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論淑善翁主房田結啓

謹考法典及本曹文蹟則翁主房劃送當爲八百結而八百結之中有無土有土之別有土無土均是王

土而其有輕重之別者蓋以無土者不問土地之定在何處編於何號而乃於元結中劃出幾結而免稅則該宮房所收雖無水旱豐稔之異而經費元稅永爲減削故事體至重有土者或自該宮房買土而免稅或以量外新起而免稅則該宮房所收雖不無豐歉贏縮之時而經費元稅不至全減故事面稍輕是以各宮房初設時無土二百結則以元結劃送而有土六百結則皆自該宮買土後免稅或量外加耕而折受雖以近世各宮房所在言之設宮初元結二百結外餘數則若非買土卽是量外又或以他宮房出

稅條移屬矣今此六百結之並以無土一齊劃送乃是前例所無王土劃給關係甚重法式之外有難朔行原報狀今姑安徐待買得土地或量外加耕處報來後許令免稅何如

請水原府蠲逋啓 丙寅

戊午年間自官招來嶺南養蔘人而劃給公貨使之貿蔘而來種城中以爲居民聊賴之資矣數歲之間採其稍大者發賣畧千納價而嶺人旣歸蔘田亦移一自其後漸次朽傷始種七千本者昨冬見存不過百餘本亦不成樣而債券徒在實無指的督捧之所

臣意則此與真箇負債有異自官初旣設施未違所料則係是自官落本無以責於蔘戶本錢之徵捧一欸更無舉論見存畧于本則姑待養成屬之公庫恐爲了事之道至若本府公貨之各人處未捧者殆近五萬餘兩年條雖有久近徵捧不無難易而債主旣存則董督之外更無他道其中有以富戶應募身歿家敗而子囚者有以城役時貿易校屬負逋身死而子囚者合爲三千餘兩府內羣情爲之矜惻與其徒爾久繫無路準捧恐不如放出獄門使之營辦優定年限從便收捧則昔人所謂催科中字恤庶幾近之

此外城役時校吏工匠之小小見負無論身故生存數旣不多宜有蠲減之道而莫重公貨不爲刻日督捧有此寬假之議雖甚惶悚恐或爲流布德意之萬一矣

議

李汝節用法當否議

竊以地主命吏也土民其屬也命所寄焉分亦截焉然而一有倚法專殺者士師存焉今此李汝節查案若謂之前後翻覆未之適從則臣不敢知苟非然者試置之古酷吏傳中其異於屠伯蒼鷹也者幾希殘

虐如此殺之固無惜猶有可諉者於律無償命之文豈不以其有官民之分耶至若官非原籍身非邑民如鄭鉉等三人卽不過境上過去之一浪客耳所構假御史元無物件現捉言語的證則適見其乘憤脅勒舞文賊殺之狀究其情節尤極慳毒近世俞信一事先朝處分至爲嚴截假使其致死者是渠境內之民則其罪宜不至此以此較彼均之無官民之分而其外執言之輕重故殺之與否互相準折罪猶浮焉今若以信一之治治之恐似允當但其所關非細不可不十分審慎非臣愚迷之見所敢質言

鑄重錢議

臣以爲伏見戶曹判書金華鎮疏本則以經用不贍着手無地請鑄重錢蓋不得已也雖然臣聞裕國之方莫如節用而務本至於錢者本以通貨非爲取利也如以取利也則利固莫專於重錢而弊亦如之如吳千蜀百閩十元五之類雖於軍興之際權宜濟事旋皆廢輟不行是故 皇明邱濬於衍義補論之悉矣我國行錢之後曩自庚午辛未年間歲興鼓鑄迄今不絕而民國所須未聞其有裕况加以重錢弊當如何大抵今之鑄錢費十而取十二若行當五當

十之制則是費十而取六十或百二十也無乃費之至微而取之太多乎且况錢貨上之所造也物產民之所出也物產有限而錢貨日增則百用翔貴民受其病是故重錢之術比如醫家之獨募兵家之背城非萬不獲已豈可輕試之乎顧今人心漸淆利竅百穿又於其間創出一奇貨非所以體 聖上示民以朴之義臣愚竊以爲不便矣

朴承宗伸雪當否議

臣以爲承宗卽三昌中一賊臣也首倡兇論雖異爾瞻防守節目實出渠手藉曰形拘勢掣非所樂爲其

如禍國斃倫罪惡貫盈則此非可以心與跡論也况其起兵一事專出助虐終歸犯順其與柳夢寅自靖之義相去不啻燕越而末後自處不過爲窮蹙無歸之致此正春秋不書名綱目不許死之類耳豈可以歲月之寢遠有所叅恕於莫重莫嚴之義哉

貞純大妃因山擇日議

凡襄禮之過期不及期均之有違於禮朔而先儒之議多在於不及期者蓋出從厚之意也然而在我朝則前後因山之不及期爲十有四 陵過期爲四 陵今當莫重之事以臣子靡不用極之意如天官時

日等末節亦不可廢則或進或退皆可爲喪禮從先祖之義若一切以禮律從事則非獨先正之言如此禮家所論不啻搜數臣何敢容喙乎

柯汀遺稿卷之四

